# 尤菴集

十四

#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八

## 書

### 與趙士達 逢源 癸卯四月

前復登徹否即日政履何似瞻泝瞻泝此一味悲苦携穉旅食酸甚醇醋未知宿債幾許而尚貽此苦惱耶即見令胤諸儕書以洪學士疏將欲爲我入文字何其錯料之甚耶彼之張本雖深姑無請罪之辭縱使請罪而得罪豈渠輩所能止哉徒益人之疑怒矣急作渠書已止之尊亦因書力戒毋使爲推波助瀾之舉如何如何李聖彌職名正以此時得之未知如何第渠欲捨歸渠之所親其能相捨否只是冷煖自

知故吾則不爲勸沮耳尊如有所見幸說與之所欲言甚多忙甚只此

又癸卯十二月

老去情懷無日不憧憧忽此書來如奉顏色慰何可言第多苦言此或是守令例談耶抑別有難堪者耶今日何處可是開顏者耶只得隨分支遣爲安身立命處耳此自前月重病在身作一言尸人生到此尚有生世之樂耶何緣一奉從容豁此意耶明歲此身若在當在湖亭矣比聞晏叔入京醉多妄發倒却多少人而大冢宰亦走揚州期於必遞云此兄事不可說也地遠無由相責浩歎奈何還紙雖劣何害而必

於換送耶第深謝哉也高柿賸帶伽山風味病肺頓覺爽然耳繼晷之資甚知警惰之深意令胤見在何處今日可與商量者只有此公而不得合并可歎牛溪集以無印手尚未如約當俟主守之還開正印上耳

又戊申四月

坡院位次雖如來示爲之衆議則恐不能終無也蓋既以朱夫子主壁則事體甚重恐非祭社之賢所可與第未知石尼諸論如何且事關禮曹仲初尚書之議不可不稟承也如愚陋者何敢冒犯汰哉之誚也

又壬子八月

家兄忠信重厚持身不苟處家有法雖求於古人之中自不易得此則自同氣言之亦不嫌於人以爲私矣茲蒙別紙示諭是眞知我兄者矣奉讀以還不勝涕零也孤露餘生只家兄是依相與爲命矣平生父事之道從此已矣奈何奈何聞問及孤姪而仍有賻儀尤不勝感戢之至

又 庚申七月

今日事眞若以爲可喜則士達亦誤矣愚則以爲其憂百倍於前也然時事罪戾之蹤何敢言何敢言只陳私情可乎尹孫以其先世所積則宜享其覆冒渥之賦質自幼雖昆虫不忍殺人有寃悶之語則必惻

然含淚其仁厚若是宜得其壽命而今乃如此豈此餘殃延及於渠耶乃妻亦何罪辜至慈之情想亦有所不堪矣每見其書輒淚暗兩眼而不忍見之其姑則今者又喪其女子而將不能支保老懷悲傷有不可盡言也復亨想已趨庭可想堂上之慰悅也然必勸其勿懲前事讀書看理使之日進於遠大實朋友之望也此漢隻影歸來一似塚前之遼鶴觸目悲傷淚無乾時不但爲歎死者而然也糟糠之情最難忘耳餘不能一一統希默諒

又 戊辰九月

竊聞坡尼諸人與京裏士夫謂我詆毀牛溪先生將

上章攻斥云牛溪先生自吾先父兄素嘗尊慕又舉國同辭從祀聖廡又於當初並舉二先生者是愼齋也愚雖病風喪性何敢如此哉惟坡連二門不相入則殊有源委曰者因平康宰李同甫逐條來問略論其源委之時略舉師說之及於牛溪者以明曲折然亦不敢索言而但曰有所疑焉夫有疑於心而疑之自孔子猶不免於門人而以後世言之則程子西監之受門人和靖疑之有所疑而疑之固何害於尊之之道哉且吾師門之疑者其得失有非後生蒙學所敢知者故愚嘗與同門人論此事曰老先生果有疑於牛溪而其所疑之義意後學何敢與知焉且其所

疑云者是指壬辰　陵變後事也其時之事不惟先師疑之雖以黃秋浦之父視牛溪猶不免甚疑而力爭之豈以此爲詆毀牛溪者哉況先師則仍論權不可輕議之說以爲若使栗谷當之則必不如是夫有變事而追思古人善處者此實常情也故柳西厓當倭變而思栗谷曰李文靖眞聖人也以西厓猶有此言則況先師之於栗谷本有江漢秋陽之思乎此何足爲坡門之所怒乎至如先師於二先生不無差殊之觀則此實門弟子之所熟聞者也然此亦格物窮理之一端故不至於忌諱而不敢言矣朱子論程張二夫子也嘗以爲橫渠學問精切於二程而又嘗以

爲不同於孟子之宏濶前後之言不無抑揚然未聞
橫渠門人以此而怒朱子也亦未聞以此後人少橫
渠也今人若曰渠之師雖有是言渠何敢誦言云爾
則愚將不待言終而服罪矣然亦有一說昔程子稱
譽尹和靖而和靖以此傳說於人朱子以爲和靖若
避嫌而不言使人不知程子之意則將無所不窒碍
矣以此言之愚之得罪於時人者無乃容有可恕者
耶方以此隱度於心矣

大抵今日之怒非專由於牛溪實由於滄浪與美村
矣滄浪事詳具於先師與鄭畸翁文字非我朔說然
雖非朔說而於長者語頗不遜此則悔之無及至於

美村黨助尹鑴之斥則人孰不以爲過然不自知其爲過而猶以爲不及何也美村黨鑴之禍奚止於洪水猛獸而已哉以一事言之則鑴不但侵誣朱子至於孔子以爲不當諱其名與金重叔爭論於 上前至於論罷重叔而後已今其遺毒滋蔓昨者朴大成至以誣辱孔子之說爲題試士於孔廟之前朴大成是尊慕美村之最者愚竊以爲其來歷有不可諱也昔宋朝名公掌試取盜用蘇文之士朱子斥之不遺餘力夫蘇文所攻只孫復石介二賢而朱子尚如此今事與彼事輕重緩急何如也豈不寒心哉至於江都之事則愚嘗甚恕焉矣蓋前有明大義之功後有

自罪自疚從事儒賢之實跡故也及其身後而其自罪自疚之實跡皆歸虛套於子弟門人之文字又至於詆當時取義成仁之士然後江都之事亦不能無疑於心也今人不究其始末委折而徒欲以勢力詬罵欲爲禦人之地孰知具眼者從旁冷看也老兄與彼中人多有相親者必善誘而解其惑者故不惜相爲言也幸先以是示君範也吾之所痛恨者以愚之妄言詬罵之言上及於先師故未嘗不自罪而亦以爲時人不深究事理而輕肆己意也

大抵彼中人難與言也聞李廈卿嘗製從祀疏而於牛溪用死字則彼中人大加怒叱夫死之一字程子

用於孟子未知其何如也又聞因此而移怒於此漢當鑠治我也乃爲挾攻之計云其識見可哀也已

答閔台叟 汝老

來書縷縷深荷愛念第有一二未相盡者不得不更爲條白焉自栗谷先生已憤胥吏之病畏遂誦南冥我國亡於胥吏之說於 宣祖大王則今日可知也爲官者務爲糾察俾不流毒斯可矣如戶參李丈可謂一時之望而亦任他操縱不爲之所弟與李丈情義不淺若心以爲非而不以相告則豈親舊之道乎然則當日之相告非但爲殘畏亦所以篤親舊之義也則弟之以所聞告於李丈豈不猶兄之以所見言

於弟乎李丈以言之郎官則郎官固當愧謝之不暇而乃發怒如此則眞是恠事渠果無所失而又無患失之心則何不遂去耶眞是可笑事也我何動一髮耶至於隧道之論非今日存亡所係少輩初不舉論則好矣而既已發論則此正彼邪此是彼非較然矣諸公乃敢仇視讐憎直欲剖碎之吾輩其可默無一言而坐視乎如此則其爲諸公之所愛則深矣其於道理何如也二者不可得而調劑如其得罪於正且是者毋寧相失於不正且非者也今日論議不求是當而惟私是循故上下相蒙紀綱不立以至於危亂而不可救此常切慨然者今日忍以身蹈之乎如此

則漸至於詭隨雖成得大事業亦是枉尺直尋況未能有所成乎盡吾之誠不成而去庸何傷乎朱子嘗責時宰曰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誠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終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今者老兄之言何其與朱子說一切相反耶且今日臺諫果有震撼擊撞者乎

## 與韓浩浩 汝海 乙卯

三四十年前聞兄指一隣並人爲不吉而不相見弟甚疑之至今觀之兄之見之明財之正無愧古人矣

恨不得負荊於門下也

又乙卯

纔有書早晚當徹矣先銘付孫兒以呈如更有可教者勿憚煩複也第有一說呂獻可宋朝名賢也尊兄明見不下於此賢呂公先見於既出之人尊兄見之於塵埃之中視呂公有加而顧乃辭却遺逸不居何也好笑好笑

與李汝壽 河岳

溪山不能留人況此陋拙乎只隔一帶雲終宵耿悵亦自恠人情不知足也爲遣劣抱謹候夜來起居

答韓子耆 壽遠 丙午

谷邃林深籠以溆水非惟人跡飛鳥亦不至不料老兄書忽然入眼驚喜慰荷不知所言弟之來此非他坐在多人處日日所聞者只是非升沉之說自念如此倏過數年則雖欲看書不可得矣故携書數篦借人虛亭靜坐數月所看之書視昔日可當一年功矣兼校老先生遺稿此道方伯見方入梓如在紛擾中其能辦此乎只低頭欲耕則未有寸地此誠難於久留然張橫渠有口自喫之訓聖賢必不欺我故恃以無憂耳示諭何至縷縷耶其令豈情意不通之間耶此去交事處不遠故其令約於其日仵問其時當爲兄曲通之耳老兄西歸則益無相聞之路老境心事

益覺無聊耳

別紙

向來事實古今之所罕然豈可尤人自訟而已且念嶺外人遠教衰仁弘誣毀晦退牛栗之後漸染頗僻不知人間有羞愧事如愚之被其醜詆何足恠哉且見中於射鳳之鏃則鴉鴞亦榮矣只是因此不肖之身遂令全嶺之人狼狽至此人必謂我幸之而愚則心甚未安且甚哀矜不能自已也自遭此事絕口不復舉論矣今因兄示及略道鄙懷耳頃自孟夏來伏於此猥自

行朝再遣史官未又遣承宣敦諭其

敕曰承宣之面言無異於予之對面說話云云爲人

臣子雖罪名極重安敢牢守初心其月廿六遂抵溫陽邑底陳疏待罪則　不爲批下促令入來不得已敢爲肅謝則卽　賜以食然後引見慰諭深至且教以隨入京中輔導　元子之意辭謝不敢翌朝又遣知申　諭意曰自此落後則殊於聽聞不佳未可爲予努力云云遂不敢更辭其日遂扈　駕至稷山又翌日扈　慈駕至成歡則　大駕已御素沙之幕次矣遂從此復路而不忍回馬瞻望佇立泣涕如雨矣至振威承旨以落後陳達則又　使翰林諭　旨於懷德前後　聖恩至此之極雖粉骨糜身何敢愛惜來教所謂明春　大禮不可不進者誠至論也第此

身新遭醜辱其所論斥卽羿莽之案何敢舉頗於覆載間乎當時翰林傳諭之　教有曰卿之下歸之意予亦想知云云　聖明亦已曲諒賤臣之情形矣感兄血誠之教略布顚末覽後卽丙

與尹冲舉 雅卿　乙卯

罪人白不忍言不忍聞以何說慰兄之心乎渠將以湘水江蘺招我之魂豈意使我哭渠之位乎昨與少輩設席而慟哭豈洩此意之萬一乎只願老兄千萬節抑以慰渠之孝心也又有一事退之有言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老兄之悲復將幾時以此自寬則其庶幾乎自餘哽咽不能一一

答尹景任 衡聖

伏承問書如奉咳晤慰不可言畏宿患彌留愈往愈苦要之死後乃已也冷雨害稼災實姑未易分踏驗之舉遲待成實不亦宜乎以此論報而上司不相聽從則亦須持留而一面加出書員使之及時行事則似無後期生事之弊未知如何書生計拙未入時宜幸笑諒如何

答朴子以 承健 庚子十月

一陽生矣戀德倍深忽蒙覆書垂諭慰荷之私未易名言不腆辭幣想蒙鑑念此宿病之外寒疾仍之此非衰老者事意思無聊耳示諭親迎之儀古禮節目

繁絮故從前只從家禮蓋是朱子損益古今使人易行其在貧儉之家尤甚簡省寧有失儀見笑之事今使家弟更進稟知伏望商教也寒甚更祝加愛以副遠誠

又 甲辰八月

前後三書長弟承拜迷孫之症一書之示減似一書極慰煎熬之心也鄙行邐迤報境得最後示而歸既至懷鄉日聞孫婦子母無恙喜幸不可言新兒欲以曾一命名蓋鄙家曾孫之第一而亦取曾子一唯之義未知兄意如何以字畫成卦則爲小畜而變爲需兩皆得乾矣未知此兒終能當此否老人多心殊可

笑也

答李野叟 墳 乙巳七月

金謙還傳多少說話茲者來便繼至伏讀垂翰慰豁如對扇牋銀唇並珎謝馬纓儘可華路然欲使我何之乎切欲還納而鄭重之意不敢孤且欲易豆粟與山妻作飯對喫故奉留之好笑好笑此兩疏陳情仍乞老骸此豈得已外人紛紛正不暇計昨者史官李冀來傳 批諭卽又以一段文字附啓仍呈縣狀乞免輔養 新命想又惹一種議論然世人舌弊則自止矣小石荷意深至何感何感然如我者不見絕宜乎銀臺之不許暖席也呵呵金也盛言境內頌德無

窮無乃兄懲於熱羙遽變雪霜爲雨露耶銀山鐵壁自是兄家計今若少濟以低平豈不適於世路耶只恐邯鄲之步兩失也幸發一笑也

又丁未十月

時烈孟夏舍姊喪於家內又小女夭於仲夏身又大病至今六箇月尚未全蘇令兄出處尚未聞矧乎其安否乎玆者尊尹氏甥褫到兄八月廿八日惠書眞覺海上神山去人不遠此何等喜豁耶泉漳人念之淚落非令兄腐心之言亦何得耳聞耶爲此事者獨何心哉藥裹及三味使人馳想於漢拏之顚耳未涯逢晤倍愼瘴癘

與李舜弼 東稷 壬寅正月

隔歲注想如水滔滔茲拜褫中遠書新況萬福外知作蓬萊之遊此心飄然恍然坐我於泉聲山色之中也又知烏石靈源去人不遠脚下雖無白鶴亦無千繩之縛早晚行則到矣豈金化吏隱獨有仙分耶好笑然餘厄不殄方喫旅酸如此說話亦强顏耳科場不遠出口氣騫騰無事於祝也未涯奉際向暖多愛

又 壬寅三月

少年叢中出一口氣未足爲喜出身事主將不落莫此晦翁賀同父語也今日聊爲左右者誦而祝之也今此鄙行適然不值人世事可付一笑也偶逢銀溪

督郵略留畢懷

又丙午十二月

頃者客未去而主人先行真所謂一何拒客之甚者亦可作山中一故事也非意承此來書認是專趾甚謝鄭重之意此方以石事日夕膠擾殊非席暖者事計於冷節間了當初九行喪餘于報恩是日或十日當與從者相會其會處則臨時奉稟也但水部之論方起而乃與霜臺峻望相從無乃增一罪案耶只山間不同城市庶或末減耳投示散階不知當初緣何入於貴筒而今還本主耶物理有不可知者矣又惟三十餘年復見　大明年號悲感之懷有不能禁者

只恐水部公見之便遭水火之厄也好笑嶺疏非此漢所敢知者而昨見尚州人相告之文則以爲貶降先王陰奪　宗統此則幷莽之罪又不過是益不知措身之所也

又　丙午三月

十日之期屈指以竢泉聲山色已入眼目中矣忽拜專指垂書不勝憮然之至此漢平生無好事只閒中清勝自謂未吾禁也此亦不得隨意如如當初猥與貴人相約則宜乎山靈謝客也好笑好笑別紙之示盛矣哉但段太尉謂郭大將軍以爲何至大陳兵威吾戴吾頭來矣彼一番人可謂勞且苦矣然禍福在

天吾若不可殺則彼雖千萬人而無益如不可得免則雖舜弼百人亦何益以吾觀之舜弼之勞且苦殆有甚於彼人也如欲知禮律則問之金夏甫斯可矣

又 己酉七月

靜令喪後以一書相慰矣其免浮沉耶即惟起處如何此五月入華陽適大潦連月籠山益與世相隔只與兒輩看書矣忽有婢輩染癘之警遂移玉龍寺以擁贅難堪復移尊齋室則守者千容不熟於世情殊無白眼安意度日矣榆葬即得沙川書牢定於今廿一萬事已矣尚何言哉明間當邐迤西出料理臨訣矣貴齋有兩盆梅甚可愛未知獨使千容觀玩爲可

耶過我書齋或猶勝耶若許姑置華陽則飫嗅清香之後主人亦功成退歸則謹當還納矣如不以不可則幸於千容有命如何千萬遠書不敢多談

又 己酉八月

遠月拜書眞如朝暮遇矣前帖許以千容兩梅可試山林經濟雖和璞不願易也茲者示諭情外之謗未知何事也遠地徒自欝欝彼中人才誠如來諭 聖考嘗謂緩急得力須是西北人厥後屢接西處人誠是如此培養振作之機都在令監尚何他求是可謂眞經濟矣草令規畫誠不可棄但以此友多口之故和其所言而病之今來意如此甚知仁人之心公正

如是矣欽仰欽仰此纔過節祀于懷鄉數日後當復入華陽靜對二盆清標則雖隔千里如對顏面耳

又

今日事只以拱手瞑目不費心力爲良謀雖見大利害所在者視若隣家事故凡事日至頹廢殊可悶也赤裳天險曾略見之此不可但爲國史輸藏之處而已若於倭變之前　國家於此設置重鎭則賊安得窟穴盤據於錦茂之間以自鴟張乎觀其形便者無不欲如來諭之策而朝家例必阻塞可歎也已至於立巖則又非赤裳之比實兩湖之大關防大要害處若如來意果置重鎭則雖殺函之狀何以加哉幸勿

事詳具形便先以商量於當路諸公而啓聞則事或可成矣嘗見其形勢則其地實與井邑呼吸相關而與長城遼絕若不得井邑則實一贅肬而無緩急得力之理矣若以長井合并爲過大則寧割珍原別爲一縣而井邑則不可不并於山城也記昔南漢之築也咎然完豐者多矣卒爲活國之地事係利害則不可以一時衆口而前却也金城之爲民害久矣果爲無益之地則亟當請罷以除一分之民瘼也

又乙卯二月

前月十六發自鎭川廿四登鐵嶺俯臨滄海指點故山甚快心目此實時人之惠也廿五到配所風土不

佳疾病大作寧有生還之望然斷置已久矣黃周卿久爲諸輩所疑今日事極其灑落論人於盖棺之前者可謂誤矣今有一書須即致之也若其顧恤之義則想執事已不待人言矣此來百無戀着而惟孫兒輩長在眼前且念其飢餓不能不惻然也執事亦且遞歸丐糶亦不易矣奈何

答李子重 厓 乙巳

老去情懷無日不相思此古語也不謂今日眞踐斯境而於子重則尤甚焉玆拜墜翰又逢阿從措大如奉談晤頓失沉痾所在也子三得免過嶺 聖恩深矣宜乎來教之如斯也昨者因便拜書有一句戲語

子三困不極則不亨若將以蒙原爲未善者此豈人情耶然亦豈愛其名甚於愛其人之意耶好笑好笑尊阿從甚可愛只恨解携之處不得聲所懷耳守一尚不來甚令人凝佇也餘祝承歡增慶

答李咸卿一相　己亥六月

蒙賜提誨感鏤何極第弟之必欲遞改者以北疏更來是早晚事而其仍前或有加未可知不能預爲自處及其既至則狼狽窘迫必不成貌樣一身不足言奈朝家事體何是以不得不抵死固辭而至於更備驅使等語區區犬馬之誠不忍自外不覺其發於口見者必駭而乃若素忱則本來如是矣猶以爲自處

於薄則非知我者也至於北疏外有些意思者略有苗脉弟曾對問者曰自　上留之甚懇雖如木石者寧不知感只是朝紳走卒隨處指示曰此被斥銓官其苦如何而其中亦豈無拍掌而大笑者乎所謂些意思者必指此也有一宰相聞而戒之以爲人或有如此此不須先以此疑人此言忠厚老成自知淺之爲丈夫今承開譬尤切愧伏大抵今日　君相毋以忍尤喪恥相待姑遞職事俾全匹夫之守則便沒事矣此則不能無望於知己之君子也

又　辛丑九月

比日無有問者昨拜兄書自語以爲兄可謂鐵漢也

亦荷眷誼之深也然不敢即修謝敬恐相累耳文益兩院宣額從前屢煩崇聽矣今者文院文專一力幸特與周旋俾速出場如何子婦孝敬知識及早死可哀皆宜見於兄詩故曾令家弟仰稟而於長令亦然也俱蒙印可則庶洩弟哀矣深企深企日者春兄褫示五雲之句而諭謂兄意也諷誦之間不覺牙頰生津也第共還字似不着恨不起少陵人與兄作二字師耳呵呵自餘向寒加重

又

前歲所寄絕句仰見台意之有在年衰易感每一諷誦不覺涕泗之交願也蒼天莫訴哀苦哀苦久欲奉

和而田地都被兄先占更無可說出亦以神思衰落
尚負重債愧謝愧謝伏聞幼弟時被撫覲摧謝摧謝
教之則尤感耳某臺復出政目股肱亦免朱墨豈盛
德之鎔化也今日眞成潞公矣況初無籠錦則潞公
亦少遜也哉欽仰欽仰

又乙巳八月

存問死生尚知踰涯況其進乎此者則誠不知所以
爲喻也且非不欲反復其說而坡公有談世事浮大
白之語竊懼此公之鬼來行此罰而又仍打作閻王
一棒未可知故不敢也想發一笑耳餘秋潦加重

答朴仲久 長遠 己酉八月

遠承惠書恭審夙夜多慶忻頌且謝無以盡喻此廢疾深伏朝暮待盡寧卜其更接德容哉　廟議竟賜允從天縱　上聖舉措如此雖百吉甫何能贊頌萬一耶惜乎賤疾沉痼不得忝廬於縗儀太史公發憤於周南有以哉執事適以此時受秩宗之任必使情文無憾尤爲　宗祐慶喜也尹吉甫遽作千古人摧慟之深不但爲私而已執事想同此懷也餘秋凉加重

與洪遠伯 重普　戊申十月

區區行役再昨始抵郊外而病未能相候深以爲恨即日嚴寒台履珎重瞻溯不能已茲者竊有所達今

行歷拜紫雲向陽廟與墓二成先生則其儀物典守無以尚之豈非嗣續蕃夥而外裔多聞之致耶唯李先生衣履之藏則荒殘埋沒又夫人墓則小如小兒之塚而又圮敗不修又先生考妣監察公申夫人墓在下而無表未及百年將不知誰人墓而其小石人歌傾將仆大槩極目凄凉矣最是神道有碑而無籍故向明之面已不如後面之分明蓋緣風雨之所陽而其表面所刻殊乖理致不可示後也今日搢紳章甫動稱曰尊尚李先生而其於此等事任他不管乃如此豈非可耻之甚耶鄙意以爲他餘固不至緊要如碑籍之加表面之改夫人墓之修監察公申夫人

之表不可不及時圖之而其庶孫主祀者貧殘拙魯歲時香火尚不得如儀矧暇於此等耶百爾思之未得其策如貴曹倘有循例花使之物則須與支兌以責彼中諸生而仍令令亂若京中大家諸少逢幹其事則旬月之間可以了當矣未知台意以爲如何又其庶孫厚蒔免喪已久而朝家尚不檢舉台監若付以無緊一遞兒俾得以祿俸奉薦則於朝廷崇德報功之道不爲落莫矣若處以西批實職則尤幸尤幸並望財處如何此皆朝廷之所當聞故不憚公誦並惟恕諒焉

又 己酉三月

問書忽至悅如昭格洞裏承對笑談也此歸來病臥仍以喪葬悲撓度日每靜時自思何故出脚做出許多交象以供高臥人欵枕之看也不覺一大笑也承前計歸虛之示極用憮然此漢在朝謂之小小奉助則或可云爾而區區鳧鴈本不足有無於江湖今雖一隻飛去豈能爲輕重哉荷相與之深敢發此言東坡公如有精靈必浮以大白也

與張淨之 善徵 丙辰九月

竊有所控故沃川文人郭詩著論排斥程子光海時繢男閔蓀之徒挾其凶焰並以有醜行之全彭齡立祠享之 反正初沙溪先生並與鄭介清祠請其撤

而以　國家有故未及施行其後白江按道而欲毀之收取一道公論而徑遞潛谷則以趙重峰並享於全郭爲辱狀啓而移奉重峰位版於他處澤堂爲禮判時極致其力別建重峰書院於他處所謂滄洲者是也　孝宗朝同春公與閔台陳白於　榻前以申沙溪之說竟毀全郭介清之祠矣彭齡之外裔鄭壉繯男之姊子也自少廢　母之論極峻又以毆打妻母受刑于完南按道之時又有他覆載難容之惡行故章甫輩擯斥特甚渠舍妻至老去年先令其子及彭齡之外裔呂以振爲全郭祠上疏以嘗試及得　聖批與該曹回啓然後乃敢攘臂舒氣又以美賂啗

道臣而仍爲其狎客不惟復立全郭之祠且將侵削重峰祠本祠儒生朴守欽等呈文道臣以陳前後曲折則道臣諉以誣辱先賢枷囚多士至於一月之久竟以鄭壉之言抄取其中五人狀啓流竄而其中郭橧則以彭齡之外裔不入於呈文中而特以嘗言鄭壉之惡行密言於道臣道臣混入於呈文儒生中而並竄之其六人皆有老病親而又貧甚難於存活者也其徙西塞者又去其家數千里其勢益難昔蔡西山之謫去也朱夫子託人使之陰護其家彼西山之因朱子得罪與今沃儒之因程子得罪何異況執事於介清之祠既已防啓則其於沃儒益當留念矣其

謫者三人中幼學郭檜是一家至親而其餘皆問字人而情誼甚厚者也今各有問書而傳去無路執事或可周旋耶若其守宰有分使之陰恤而執事亦以一字奬其謫士則其榮又甚矣

又

慮有往復原狀姑留之年月將如何或可對稟以爲此是其時所製且　仁宣及　聖考之末命而其人方在罪籍故不敢擅輒入石云而聽　上之處分耶此在執事商量耳竊聞　慈聖以此費意云溫公墓御題或云宣仁所爲則前後一揆也

又丁巳六月

私家不幸老婦喪亡四載相睽千里承凶牉合之情不能不倍切傷慟伏蒙台慈俯賜慰問仍有賻儀哀感之至不容名喻碑文竟蒙不棄至於鐫竪而 聖上亦垂寬假感泣之餘皇怖難勝書丹篆額俱甚佳妙拙辭尤以見涇矣愧怍愧怍罪喘尚留今日已是 聖德之偏私他尚何望只病日益甚竊懼朝暮溘然以孤好生之天心耳自餘伏枕口號不成狀彌增皇側○西謫三書蒙此傳示荷意深矣其書一一極頌盛德想渠父母兄弟普深感刻而士林之尊尚程夫子者孰不欽仰乎執事自視歉然而所關者不細矣答書同入於石洲書中矣別紙謹悉

答俞伯圭 瑒 辛卯

去歲遂送歸鞅遂做江上之款每一追思悅如隔晨事旋聞尊登名桂籍榮聞休暢喜慶之心蓋不自已嘗欲奉一書以致此意而自數年以來此身墜在積謗中連累多少士友故不欲更汚高明迄茲遷就意外自妹兄家遞到前月廿三日惠書開讀初頭始審尊丈遠遭遷謫之患驚歎之懷曷可勝喻豈所謂人間萬事眞無所不有者耶來示情理又令人酸涕也紙尾見諭執禮過謙稱許浮實赧渥不能已豈高明矜此醜劣欲奬以進之耶不然以高明高才峻望發軔長途將以世道自任而顧反借聽於聾假視於盲

耶且視自道語志甚遠趨甚正已非小人之腹所可量雖有諫聞薄識不敢薦冷矣惟冀益懋本根進爲時用則朋友與有榮矣繼自今書辭往復絕去禮詞時惠警益千萬之望來意實欲一一奉復病頓未能早晚承面庶罄鄙悃

又 丙辰

鬼魅與處疾病垂死初不知今監來莅贛邑書信之承尤是不圖況此長牋縷縷無非傾倒慰荷之私曷容盡喻且此學力本源諸說殆是雲谷武夷中出來極令人警省不翅披土而得金也自是而相與策勵何患乎生在叔季也此實無處患之定力只是無可

奈何而歸之於命其所謂夷然者豈吳夫差溺人必笑之流耶彼中李高靈昆仲魯相聞否脆草負霜殊可憐也慶元禍後轉囑相護此朱先生餘矩也今日正不能無望於令監也

## 與李天得 尚眞 乙巳

日者伏拜在道書其危迫遑遑之意切矣若人人如此則何憂之不紓哉所不可知者執事忠愛如此則所當夙夜近密汲汲諷議以救萬一而顧乃遷迤南來坐了絕頂消過一兩月於不緊之務未知其可也此事誰不能爲之如愚元無識見兼且自 聖上初服謬妄之言不蒙 聽信然何敢遽爾自外哉厥後

小小進言則殆無虛歲矣至於今日則汔可休矣然螻蟻之忱不能自已略掇程朱疏劄切於今日者昨以實封呈進　聖上倘或留意則其於弭災召和之道亦有餘矣執事似若以愚爲不顧君臣之義者然甚矣相知之難也今日時危至此眞所謂百萬生靈同在漏船上者苟有人心者疇敢恝然哉最是切迫之甚者火賊殺人者處處竊發至於穿窬之類則彌滿閭里矣大者嘯小者從蔓而難圖則雖用斧柯其能絕之乎念及於此不勝寒心如我者固以司馬之義自誓於萬一被劫之日而　宗社之危則誰可持支彼粉白戴綠者能禦大亂乎事已無可奈何則今

日諸公其能免償事之責乎春秋之義亡人之國者死不足以塞罪不亦嚴乎愚於比來禁切守戒絕不與人酬酢矣今日竊有感於執事之言聊發其狂愚幸乞恕諒然切勿漏之於人千萬幸甚

又 辛酉十月

昨因史官李顧命甫恭知執事之南爲私竊以爲政此上下小大遑遑汲汲之日何乃顧私而有此也茲拜垂札如承談晤慰感不可言其中稱頌 聖學令人失喜鼓舞實願須臾無死也末端見教之意惜乎執事之盛德猶未免失言也執事視此漢豈絲毫有補者哉不但無補一番出來必有事在近日朴佐郎

事可見矣雖使此漢復欲妄動如執事見愛之深者固當呵禁之不暇顧反爲之攘掇耶胸中蓄積誠欲略攄於執事之前而已自誓咋舌故不欲破戒而不果也只祝盡心於惠鮮軍良以存我弱國以輔我聖上不勝幸甚言之至此不禁涕零也疾病沉痼倩草不宣

又壬戌十一月

前書承拜之日適值囚冗只以數字仰報隨後修敬之意矣近聞　國有變告　宮城戒嚴而執事長在鞫廳竊計私書不敢徹聽遽就至今矣昨聞獄事完畢赤烏就閑敢此追復稍緩之咎伏乞財恕焉來諭

所謂必亡之勢必亡之徵不待下教而知之矣惟是處堂之燕雀顏不知變而惟執事深憂永歎意若閩廣之氣像殆令人執書以泣也今日大小臣僚皆以執事之心爲心則或其庶幾乎然似若以不肖之身有益於事者然此實執事徒有過人之忠懇而反疎於知人也夫此漢何爲者也不過章句之一腐儒而又命途奇蹇乍出脚跟例遭狼狽明者宜以其去就卜時事之荒唐矣以故決意退縮屢上乞身之章矣然不全以人言而如此也當初上來實以 聖上收召不置以疏不至則不已之意故竊以爲一進 天陛以呈羸瘠之身則 聖上必哀而許其休退矣今

來書諭以今行正爲扶顚持危之計云則大非實狀以閣下相知之久而猶以此見教尚何惓於餘人之不知也誠不覺愧汗沾衣至今屢日而不已也天時猝寒疾病易乘伏乞爲時加愛以副遠誠

又癸亥八月

自前月十二日以至今日凡三度惠書足見不鄙老詩愛人以德之盛心也然竊恨猶有不相悉者此漢自揣凡庸不比恒人雖有謗議猶以記數於人世爲榮幸況有致之之實反顧內訟之不暇何敢嘵嘵容喙無益而有損乎至於情外紛紛本不足以措諸意閒何可掛乎齒牙但笑而受之曰此漢尚在記數中

乎矣今細看教意則若以此漢爲若不能放過者然此則受知不深而然愧悚愧悚至如後書傷時愍事至曰罔極可見知之明憂之切而忠誠之出常也然胡不留朝致萬一鎭定之端耶噫春間畏飢災荐國幾亡矣幸賴　聖上至誠憂恤得至今日年事稍熟而腹心崩潰危亡之勢倍於春間此將誰執其咎其以歸之於天者是自古亂世忠臣疾痛而呼父呼嬭之心也嗚呼悲哉荷意甚深傾倒至此摠惟崇照

答徐載邇　必遠　戊申十月

纔以書專伻矣來書先至慰荷無任賤拙去就有何義意只病愈則留不愈則歸死耳惟近日往復無他

台之不出若由於前事則心極不安故敢陳當時之事只欲明朱子之訓而無他也台若有出仕之意則何苦提起已陳之事也然李幼能既處閑地雖有大事亦當緘口今豈有斥台之理也必不然也然愚與台所見終不能相合極可歎也前日之說非愚之說乃朱子說也愚不敢望台之與愚相合只望台之少屈其意而從朱子之說也病伏寒寓百念俱灰而感台監之以誠見待敢傾衷曲幸恕諒如何

答趙禹瑞龜錫　癸卯四月

半剌見訪因拜惠札慰感無已昨吉甫有書以爲今監有初七之約而渠以先碑倩筆往春兒所故將失

勝會欲及望日院祠焚香來此云云令監巡節若值於此時則尤好矣栗谷集註小學當初白沙所印今世已稀頃年愼齋先生請諸公州牧申侯飜刻白沙本于木板印者雲集印手甚苦火於藏板之室故未前所印僅百餘件云矣今日士子家所有非白沙本則卽公州本而皆雙排集註者也今靑郵所上未知何本而白沙本是祖也公是孫也今若改刊則毋寧捨孫而取祖也然公州本愼齋頗有勘訂者今雖用白沙本而其所訂則不可不移之於此也卽見龍安宰姪兒所持則是白沙本也取而用之亦無妨耳

又 四月

風雨相仍未委朱墨之暇體中如何溯慕區區此僅僅支保實荷餘庇只是子婦再期忽迫悲念益新小學已入分付耶鄙意其別板雖間有子弟門人之所錄同出於老先生則總以老先生所錄爲說無妨觀於尚書集傳可知矣如必欲分明區別則亦當書其所錄之人矣公本所印進退皆無所當故今欲稟改未知今監之意如何適因院便暫此仰候

又

沃川有重峰先生書院愼老自初爲之長每言養士無資如此則難久須如遯院黃院例屬得一船則可以補助云云而事有不易訖未有獲焉此漢來此後

沃儒始來寅緣訪問僅得一小船而儒生輩當此農月遠赴節下極以爲難昨以一書及其呈文委此漢圖之以此漢之方爲長於彼也顧念此事若係官籍則固難輕許既無屬處則將必屬於官家宰相家與其如此無寧屬於儒家以爲業儒右文之助顧不宜耶其原文太繁大意還晦故節略以呈如不以爲不可幸從速相報如何其船非久當出浦邊云矣

又

小學承已畢工斯文之幸論孟之役又甚驚喜書院必欲於今監在時完畢故已與吉甫相議數日間走一院生而稟凡百矣救荒之策誠是大事然無他奇

計宋孝宗以爲莫如得實而早爲朱夫子極以此爲聖人之言前巡使時嶺下人多塡壑亦是後時之故云然亦由朝廷自中遙制之致似不可專咎道臣也

又

續拜華牋慰戢可言幼能每及賤事荷意勤矣何感何感前日奴回還酒乾脩謹領酒是千金至味此則雖多不厭也恐達朴生能達投壺事否禮記投壺篇其揖讓辭命極可觀故令院生行之而所借於人者失其制諸生曾欲共請新造於令監矣以朱子說觀之則壺腹當容一斗五升依此爲之則雖不中亦不遠矣

又

或人疏不勝驚怖然此有自取之罪何敢尤人持叔書謂疏至人皆竦然幸賴首揆深惡其心術陰慝於其獻議特加精神攻破無餘窺伺者一時破膽時議以爲有文翼之風云然其補也將無窮矣又可勝其攻破耶要之滂死然後此禍乃塞故此漢常願速化不欲累誤許多人耳首揆又於　榻前申海尹事身自當之云此爺事殊可敬服即破即破

又

前後書不勝感戢益胃湯尤幸補敗起萎之不遠也前帖所諭果是邇族也然邇自邇其族自其族關邇

何事世間豈有鴆人羊叔子哉又蒙明教以爲人所不知而已所獨媿者甚多甚矣執事之言似古人也非有內省之功者烏能與此哉謹當書之座右朝夕觀省焉千萬力疾只此

又 四月辰正月

餘寒比酷僕溯倍常疏本呈納早晚褫還如何鄙意以爲此事初惟不請請之則宜許不許猶可罪之則已甚輾轉之間天理滅而人心死世道極可寒心故略爲 明主一言之固知羣咻一倍於前然倘因此 聖心則雖滅死無恨矣賤疾日痼不自知更留得幾許耳惠味藏戢

又

別示甚荷眷私此事當初固已料其如是蓋不能料而料載邇則屢中矣聞玉令先已陳疏而亦未見疏本況北事何得聞耶卽因來示始聞之矣此後復有一大嶽不知何時過此耳雖然韓文公有言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時烈妄竊自附於此矣狂奴心事只發於執事勿爲外人道也邇疏一二倘蒙下示尤幸尤幸昨日自 上遠賜存問辭旨勤懇終宵感涕不能自已安得糜粉以報 兩朝深恩也隨事獻芹亦未得如意罪負罪負

如能嘗傳邇令之言以爲吾讀書雖少猶不能勝用此與顏子多問寡有若無氣象不同矣然想已讀史略七卷其所言似不至如傳者之言矣縱使有之只是平日本色故在而然似無他意也其疏自　上想必留中無路得見然如得其詳毋惜示破也朱夫子嘗戲陳同甫曰大風吹倒亭子却是天公會事發蓋謂同甫之好侈也即者巖下新構只架椽楣故爲風所拔破碎殆盡可惜可笑豈今日天公反惡儉陋耶

又

邇疏蒙示感感此令知有今日而不知有後世知有俗俚而不知有士論可憐也已聞錫令疏甚好云可

愛可愛

又

使至承書深慰卑懷泮疏之示極可驚悚去年洪疏之上家弟所示亦如今日亟倩尼縣急足懇於可止者止之矣不料今日又如此矣竊聞嶺下亦有此論而賴有計慮者中已云可幸可幸此漢再疏自劾烏可已也第無相較之意耳前疏用事失實之事並欲自列矣今監之教出於忠告敢不服膺

又 甲辰三月

承審臨日不遠可謂朝暮遇矣泮疏不可說嶺下之議亦有應之者云不料其至此也鄙再疏雖不可已

然只欲略論　聖批未安處蓋以金萬均人雖微而乃其所執則重於賤臣之所謂而　聖批如此此欲略明其不然耳北疏則實無相較之心矣

與李長卿殷相　己亥

今日事不堪痛泣人鬼關頭只自隕塞令監手書來問開慰十分此始得疾甚微不知不覺到此地頭豈將褥蟻而塞其願耶亦任之而已李徵之疏可坐濠上而論之今世無大耳三藏誰覩師心必在天津橋上耶此漢雖得對亦一鍾筷耳然自可盡其微忱而亦無其路真天地間一罪人也病不成字

又　己亥六月

承委諦甚慰此心此漢蹤跡之難日甚一日如坐鍼氈猶是歇後語也若使真邁邁者見之殊以爲遲遲也今日則與當初洪疏自不干事只不欲以身充一夫之數使後世勘斷爲誅首也自古未有不禮義先亡而國隨而亡者也諸執事須爲一世愛惜此物可也荷相與之深傾倒至此悚仄悚仄

又

尊大宗伯不可復見矣訖今念之潸然也記昔己亥五月五日在　大內行閣外特地大哭曰吾君吾君今者想以身褥蟻矣還可羨耳頃拜下狀於褫中其時南耗方洶不敢以名姓自露於人竟闕修敬伏荷

雅量不以爲罪玆者復賜崇帖彌增媿謝嶺辜罪在此漢他尚何咎只金水部邇用深文此則心不能服耳今日豈不欲趨進起居之班只臺啓方張嶺外閑然再舉之議甚行此身可謂長約無窮時矣只牢關省咎恐是道也幼能心懷每切哽噎玆承說及慰荷無任眩雨霈然此亦　聖德之致村民之言蓋如此矣

與金懋叔　益勳　戊戌

己丑年間弟長在仲氏所人不以爲言弟不以爲嫌而仲氏亦不以相染爲懼十年重來大異前日信乎世道之日下也雖不欲頻數相從書札不阻則幸矣

權漢曾於曹坐招部官戒以不能察任示以汰去之意則今朝來言已捕納于憲府云矣其對舉者後坐亦當如此而或慮先洩也右台竟遞可嘆比以天上事唇舌紛紛豈有構言於草洞者耶可怕可怕

又 己亥三月

爲別已久相戀非虛語也卽拜便中惠書慰豁當如何也此有累度書皆無見領語或見浮沉耶兄去後唇舌益多至以誤用兄昨者有面斥者極可痛歎日邊別無可聞明兄特陞兵判出仕已數日草兄來住城東疏批甚盛今將入來未知此後事如何也昨見兵判則以兄二姪一問一不問而去爲憾其憾之

也實親之也何故二人人事不能周詳如此也可慨也兄謗不可以他事弭之只清白居官仁恕撫畏則可以一洗之矣切願益加勉旃且謗言必自親者始此亦致念處也親親之道況是人道之太者耶弟二旬病伏匪勉更出今十一日政畢特蒙　引見承旨史官宣侍一皆退遣而留與酬酢大槩姜事爲主豈伸冤之說流入耶外人必多以臆度爲說矣其苦將何以堪支耶然此語密之只與二諫言之如何

又壬寅八月

近況如何戀意尚不全無矣沃川城主今日見過聞我所遭教以善策曰不如急絕戀叔輩此言誠然矣

定欲絶之而終無一言則不安於心故聊作此書甚矣弟之劣弱也所遭詳在誠弟書中矣兄雖對絶一書亦不可無矣屈指計日而俟也

又癸卯

世道人心日改月變極可憂懼南宮以無狀小人題目見廢然此則渠於體例猶有所闕或有可執之端至於白門則欲伸義理而乃至置對彼輩之傷風敗俗不可汙口然白門能得辨此其爲吾儕之光如何如何實不勝喜抃也白門之事愈久愈光彼輩之罪愈徃愈深可見無識之徒雖强不足畏也此事所係甚大不得不一爲明主言之兄意未知如何當在

歲初辭職時矣須因便密示之然切勿浪泄徑致紛紛也倉台大拜能不失士望耶甚可憂念兄交義不淺須以誠相勉如何弟則以病尚未答書矣此爺於白門之事亦不能救正無乃適當祈免之日耶

又

倉相見責多感多感然倉相嘗以信聽行言因南宮戒我矣今何自犯其戒耶弟自洪學士疏後自以爲如許名流亦且如此則我罪真難逭矣自此凡於外事一切噤默矣今春忽見徐金事有驅人入於禽獸之漸故不勝驚懼因辭疏略及之苟知末流之如此則雖追之使言亦不爲也悔恨咋舌益不欲開口至

於貞倉兩相俱以書存問貞相則至有食物之惠而不敢受不敢答倉相則其書再至而亦一不敢謝不止此而已南宮有所懇而邈然不爲皂白則屢以書致詰然後以小紙略道所以然之故弟雖無狀此忍之一字自謂善守矣今秋逢載遞亦只遜謝而已今何敢容喙以說時相之是非也只是弟賦命奇嬰每爲人所賣圖進者賣之逞憾者賣之賣之不已而至於陷之近以國舅私獻定奪於弟而爲之之說推之則可知行言之無所不有也弟若欲必破緘口之戒則雖不敢直言于倉因南宮替箴自可如前日之爲矣何故不此之爲而乃爲彼耶倉相之見疑固無足

惟而兄亦見疑信乎相知之難也比者竊聞幼能之疏諫院之論國舅兄弟輾轉出郊云雖使弟在朝擔當世道相失於盡心國事之人自非道理況詮伏荒野之人耶不料諸公無故挑發事端以至於此此豈人力所及耶可歎可歎　別諭疏　批極令人感泣然豈可以此時冒入文字前月念後只呈聯狀惶悉益甚妖星久而不滅未知其應將如何日夜憂遑而已感兄竭誠之規敢開已閉之口其所謂善守忍字者安在可笑可笑即丙之

又

承兄復書不覺涕零然事往矣悲復何益千萬節抑

以副遠誠令姪三萬一夜連枕老境之幸也弟痢症不已元氣日脫自知難久於世也竊有所獻今日國家了無誠臣只兄家與小門兄弟而已兩家如不協心則益無所恃雖有小故幸須相恕期於共濟如何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此戰國之人猶能行之況兄之高明耶彼決非小人故有所云云兄見之想發一笑也

又

戀中承書何慰如之此中纔哭栻姪慟楚何極平生子視之義今則已矣以吾心之悲苦揆乃爺之情懷尤有所不忍言者矣吾儕運氣相關無一家全完者

奈何奈何近事置之勿復道也原相何處得來日前雖屢提諭亦未敢深信末終所樹立乃如此始知相慣者知之詳而未熟者失之多也此時蹤跡不敢比於餘人故不敢修吊孤書只因人致其所以未知諸孤見諒否

又 戊申八月

兄所遭古亦有之否迂相若在必有着題奇談矣嘗記鶴相被彈其壻朴公有言若使趙某只言顯然一事則自家亦無辭清陰亦袖手而已幸而趙欲多其罪多說無據說話俾得自明舅氏家將頌趙德可也云云未知兄於某其慫之耶將德之耶賈生甚說倚

伏之理吳王甬東之厄實酬姑蘇之樂也願兄繼自今於身無樂無厄於人無怨無德似可矣無緣奉叙秋凉加愛

又 庚戌五月

來書縷縷誨以謹護之道深感深感然方欲與令姪子迪理屐杖策窺龍湫歷鳳林遂登雞山絕頂仍至湧泉之嶺以望邊山月嶽下投萬雲寺坐旬日而歸然後塗墐蓬蓽而揭兄書於壁上朝夕寓目而不出戶庭也未知此計入手否也幸兄一笑

又 癸丑八月

故山之思已極此間事不須問也 誌文自 上商

量處殊多執滯賤臣堅守己見至今相持寫役似未易矣然亦不出數日矣惠味琼荷月廩昨已領受飢餓不必垂念也客滿左右不能一一

又 甲寅七月

老年光華姦黨籍此朱子詩也今得南令公作隊光華倍增也始不欲作書既而思之此令必欣然上道而我乃如是則是不以古人相期故聊作此走送雖已發行亦須追送至仰至仰且告秋草纓墳語音莫通平生慈孝只成寥落甚令人掩涕今夕或明朝欲以一杯酹之而去兄須諒此略以時羞數器送來如何酒則雖甘醴亦可

又 甲寅八月

承慰承慰鋒鏑已銷之教一喜一憂蓋喜謗言之或少而亦憂其太銷不得用於當用之地耳

又 丙辰十二月

見書如奉談晤何慰如之道內軍兵緩急可以得力否技藝雖劣能知親上死長之義則斯可矣此外則須知孔明求得醜女之意是乃切要之道也況兄年已向衰耶比見知舊多死於兩斧傷痛不可言聞告廟之議比甚崢嶸死矣不復相見耳

又 壬戌十二月

能如大空浮雲否以無妄之小災忘持危之大義非

所望也惟冀益勵忠節毋使　聖上獨憂社稷也至禱至禱

與洪君叙　錫　乙巳十一月

晏兄方刊栗谷譜了此當解綬云耳日省録刊行誠好矣然如養生銘及陳子昂詩末秦穆公飲盜馬楚客報絕纓等并須删去一用儒家正法然後可爲楷範也必須擇之極其精無一疵類則庶矣不然則徒爲人嗤點豈不可戒也哉聖賢道統目録直以周程張朱上接孟子既有先儒定論天人策原道等書何可參入於其間耶須更加商量也五服沿革圖甚切於禮學前日所有被人取去幸印惠數件則欲分與

諸兒耳

又

意外書到恭審有墜馬之厄驚慮不能已弟去臘寒疾訖今不已方此擁衾悶苦悶苦下詢程朱祠既有可據故事夫誰曰不可如幸終成則實一方之盛事也第鄙意則有所深慮蓋凡此等事雖稱士子府庫之地無不始勤而終怠況如貴縣素稱文獻不足若既成之後塵埋墻壁草沒庭除俎豆廢闕奉守寥寂則其所以尊之者豈不反歸於慢之耶始不慮終悔不旋踵兄或念之至此耶須與縣中諸人商量其作止之宜如何如何且兄必欲先瓜而去莫或有不樂

之意耶義之所安何必徑歸鄙見如此後便回示當否也

又庚戌二月

纔因朴生便拜附復書仍呈臘劑數種矣忽又蒙耑書以問兼有筆研之託其在賤陋想不堪當而切有喜幸無窮者老先生靜庵年三十八而受禍雖其行事論議著於人人而若其文字之傳則甚寂寥矣其短吟小札見於僅僅者人猶寶玩如見周敦豈謂此文埋沒無恙於二百年之餘乎然倘微執事奉先之誠豈神佑之至此哉亦恨此議之不早也不肖末學不敢與老先生聯名於一石之中只執事鄭重之意

不敢終孤謹當俟命以俟進退之極也

又

慕用之深忽得前膩褫中書宛承提誨慰戢無量也蒙諭此志不容少懈甚强人意程夫子有言老而好學尤可愛此誠至論也不如無書之教豈有激而然耶醫之殺人者多而未聞因此而廢俞扁之技者也朱夫子所謂一條路君子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正謂此也且生於心害於事此必然之理也彼以輕侮聖賢之心肆然行之而爲其下者妄相稱與其爲害誠如來教之云矣奈何奈何

又

始擬春夏不出洞門忽以姊病西到懷鄉有日矣非意承此惠書慰荷無任承祠宇之役就緒此豈非盛舉然將來之憂則非細矣位版之題未知何者爲得然恐皆無不可也位次亦未知當如何然略倣退溪說奉安四位於北壁東邊以板隔之而奉安武侯於北壁西邊似好蓋不以板隔之則程朱諸先生似有相壓之嫌矣然此皆臆說幸廣議於明識之士而行之如何祭文當用於何時若是秋間則容或爲之若數月之內則病憂方深恐未暇及他也至於躬進承事則尤不敢望也堂齋之額來示皆嘉祠宇扁以五賢未知如何大槩培養士風俾不頹破爲先務耳尊

先碑寫本在華陽洞矣改諡之請鄙意已罄於前書豈有草疏之理耶藥餌及生當歸琮謝琮謝當歸若於夏間滿階紛披則山家庶不全貧矣

又

節近浴沂未委山中趣況如何前日別紙更爲詳閱則有失實者玆倩方伯而仰稟焉別紙云碣文受於靜菴先生及禍作不敢用而更用申用漑所撰爲神道碑云云謹案申用漑卽文景公也實爲當時士類宗主南袞有禍心久矣而畏文景不敢發且感文景薦而代己隱忍有待矣及文景沒後遂無所憚北門之事作而先生始沒矣今別紙則似若先生沒後改

請申文者然其誤無疑矣竊謂當時請碣文於文景受表記於先生及碣作只刻申文爲碣而先生表文則不敢刻矣且先生文體是表記而非碑碣之體則當時之兩請碣表亦似無疑矣今欲以此爲追刻之實而不敢擅輒幸於此便明示可否如何如何

與金伯玉 始振 戊戌十二月

謹候起居病且衰冗尚失一見恨恨仄聞比日臺端或慮銓官不安雖有官邪不欲論劾云如是則大誤矣銓官不盡察人才或有誤擬者臺官隨劾其人非徒不相反乃所以相助也幸執事之無吾以也此是廣大公明氣象也千萬俟面罄悉

又乙巳五月

溫宮聚散眞是瑤臺一夢追思只覺惘悅也卽玆暑雨節下起居如何溯仰溯仰此浴後西上至水原病作且聞老姊疾劇投疏不得待批昨已歸懷祗俟譴責耳竊聞以人殍才有查處之舉云未知此出於朝命否當時承清問拈舉懷礪二邑人死有無敢對以懷有而礪無然道內耳目所及不知其幾許而清問所不及則不敢對今獨以賤臣之言此縣獨蒙責罰則不亦偏且寃乎且又安知當日之對不出於流聞之失實耶且當初朝家本不合於責斥趙禹瑞季季周使外方不敢言歲惡良飢至如所謂謀逆

云云雖是浮浪人語言間事亦足令人噤口如是而責外官之不以聞豈足以厭人心耶吾實欲爲子翼之良苦則人不食吾餘矣幸望節下舒究彼此得失之原處得其宜毋使如愚妄者復遜於言則實爲明時之一美事也如何如何

又 乙巳六月

前日妄干俟譴反賜開諭似若以爲不甚謬戾欣幸亡量當日之意蓋謂孔距心自孟子責之則可矣而齊王則不可責矣今日朝廷蓋無至誠惻怛之心而惟經費是恤以致如此今若歸罪於守宰則是眞利人而誘之於兵也意實如此而慮節下見委以子翼

故終有云云盖自悼其無有見信於人之實矣及承來誨殊用愧赧也所託文字不敢孤盛意又欲因以歸美君父忘僭草納其疵類處幸乞一一指教俾得刪改如何如何

答李錫爾 凌億 庚戌二月

衰病比甚潛翳深林不惟懶廢紙筆朝貴一點墨自古退藏者之所靳不料昔者遠辱惠書存問死生副以數件曆書眷出望外驚感亡量即當修敬以輸卑悃而實以狷滯之心如右所陳而加以口語不慎之故物議甚喧又竊聞徐啓停而復起其中賤迹每嘗胥挂尤自踼躇終不敢破戒闕然不報未知見諒否

今竊聞徐事了當故略出半日氣謹此追謝或能少贖前慢也仲氏挽語不及葬時者蓋以不便於斯沾之日也第念騅翁於毛公亦嘗後期而不嫌故敢茲追呈而尚不敢染污原紙別幅録上幸以俯語諸孝如何仍竊有所懇跧伏會牖尚有未盡精力欲以病暇時披閱文字而書册無從可借竊念後頴墨庄徙作架上之揷而或只爲蠹魚之資竊伏念先大監閣置此庄之意必出於李公擇大公之心則鯫子之今日承玩未必爲所不願也其中綱目尤所願見如或不以爲冒犯則或命黄李諸人檢出以授耶深切祈望也彼中聞見録藏在懷鄉早晚西歸當即討呈也

天時向暖伏乞爲國加護以副遠誠

答權正叔 格 甲辰七月

時烈頓首再拜言比年病伏湖壖一切人事廢絶今以哀下書始審哀侍復遭返養之缺德門禍故何乃至此理舛難究只自驚愕慈闈疚惸理宜失安日月易得祥期且迫孝思窮愁不待諭知實不勝增涕也委示先狀奉拆跽讀倍切感愴比來不敢自謂無罪人家金石文字血誠懇辭者不翅多矣今茲猥寄則不但先誼深重兼且事關斯文故始則趑趄終於拜受以爲哀之知罪者皆在於斯耳未知果然否乎賤疾日覺沉痼近死者例然無足恠者餘暑尚酷伏乞

節哀順變以慰慈念病艱作字不復一一

答黃台老 儁耇 乙卯正月

廣州路上獲拜盛蹄仍有毛物之贈甚見故人之深情也茲於南令褫復承問書尤用慰荷不知攸謝也此廿四登鐵嶺四望山川甚快心目是亦時人之賜也廿五到配所眞如旅人之得歸而第未知狗洞諸人許留此否耳餘祝加重以慰遠想

與宋君式 國憲 戊午八月

泰卿如赴樂地知舊亦不須嗟惋也只其遠離庭闈爲可愴涕而竊聞其慈夫人亦甚泰然噫嘻宜有是子矣渠與知舊亦當安意矣孰謂古人事復見於今

耶奇哉奇哉

答申公州夙　甲午十一月

陽德已昭倾馳彌勤伏拜耑書伏審寒沍令監政履神相慰感交集無以名喻田家餒在加以病思無聊伏受農書二件披玩以還悅與牛首棄劉朝暮遇者珍謝無任此有撫出晦翁勸農書數篇未成淨藁此不獨切於穡者亦長民者之所宜知續當呈稟以助愛人利物之盛心也或并諸此書之首則晦翁經濟之一端亦庶乎千載而爲之兆矣敢恃眷誼有此縷縷悚仄悚仄畏昨奉病母入沃不値來使少遲謝覆尤增追恐寒甚加重

又庚子九月

續承下惠書珍感無任且得鄭兄濱書尤慰以此兄之介欲託於執事伏歎高誼之孚人也第此兄之計從前屢變幸望勸其堅守俾免空山之泣則實仁人之賜也示諭官銜方辭而遽自處於義未安且若以進　御之故而稱之則須着臣字及拜手稽首等語矣如此則全似自賤臣進獻者然而序文措語又不當如是未知如何然本貫之書終若未安則只書姓名如何只在令監商量取舍而已

# 尤菴先生文集卷三十九

## 書

### 與李雲翔 庚辰元月

青陽載回遠想湯盤武孟之功若序新一攢賀之餘戀慕一倍遠承回帖謹悉學履安勝西向馳爽不覺心神飛越也鄙生尚何言哉習痼心生隨得隨失而懲忿窒慾最是修己之大端於此却無得力處日夕慚憤而亦無所歸咎也以是尤欲資賢友之警益而不可得奈何奈何愛養精力之教直是程門切要工夫而施之鄙拙尤爲緊急謹當書之左右以備觀省也前日別紙之說想多未當乃無斤批何耶世事如

許今日所勉只是朝聞道爲三字符耳

又丁亥九月

見在何處見讀何書作如何趣味不承警益久矣慕用增深僕疾病尋侵懶惰益甚但老人粗健救水如宜是用自慰耳前春劉奉新揮中疑字以求正財其或登照耶此事不速圖之誤人必多幸求善本緊着校讐無一字訛舛然後始可讀也皇極書篇目三世字其誤無疑然須以邵子本書改正然後可無爭端也吾人身在閑處無一箇可到手頭只是此等事或可理會而如僕者精力淺短暫看數行書亦覺疲苶此等事專望於吾友也日者拜巍城面丈知吾友留

已往來甚恨不相值也面丈教以冬間會講門下倘有意耶千萬遠書不能悉只希神會

又別紙

昔年以陰陽家說奉議未蒙印可愚請見朱先生答孫敬甫書矣及見俯答則以爲考見答孫書未有說及陰陽家事矣其後因循不復稟訂厥後所見未知如何朱先生答孫書大中至正使人易曉其說見於大全六十三卷更須訂教也恐彼中無大全謹此録呈

寇萊公以真宗后劉氏干預政事欲廢之夫后妃干政固爲可憂然正后是毋儀天下之人爲臣子而廢

之未知於義如何以武氏易唐爲周朱先生猶以誅戮爲難況其餘乎萊公事極要商量幸望財教也

又庚子元月

自　先王崩殂心糜膽潰一身無主忽忽乎不知此身之在世果無在朝從官之心也既而詆訶四起讒孽百出則雖欲留不可得也其終遂加以誅死之罪則皇怖錯愕遂作逃遁之事矣知我者哀矜之將不暇而不知者疑怒之或加矣以是恐懼食息靡寧而況且　聖意勤勤懇懇有不忍孤者而竟不敢留有時回思　玉音如在耳中誠不覺淚滋盈眶也此身已矣如雲舉既無讒謗而　聖眷甚隆固當展布所

學以報不世之知遇可也去年春間左右以小冊子見寄即將刪潤淨寫以爲投進以備 乙覽之計而未及也計此想了然於胸中矣進對之際幸爲 聖上一一明言之則以 上之聰明豈不知如此可以成功而不如此不可以成功哉官雖高不親則不能以罄盡所蘊如左右不係職事可以從容 筵席隨事啓沃何事之不言何言之不盡哉以愚揣之今日諂佞之風一似西漢之末更不可說矣必須正大剛毅不爲習俗所汨然後能不失吾身而正人格物庶可言矣未知如何如我已退者 聖上若有下詢之事則有不敢不言之義況左右地望正是可爲而不

可已者乎千萬勉旃也○朱子書節要第十九卷幸細玩也便有令人樹立之意矣

又癸卯六月

纔上謝札來翰又至謹悉縷縷示諭慰荷無任來誨之意皆善然其中一款有未然者其曰一退之後更不欲犯手勢云者何其與近事相違耶此漢之退已過四年其退也可謂久矣而宗統嫡統之說又發於昨者豈欲既逐而又逐使不容於國內耶至於黃說又極驚心渠雖有不善之事我則只守故人情厚不敢疑之訓渠謂我之罪渠者何事渠自稚年出入我家情義甚深如不至大故則此何忍謝絕耶今年春

遇於懷鄉我則猶欲引渠於安善之地謂曰歛跡鄉曲讀書養親是我苦口相勉之言而終不相信何也渠殊亦無見聽之意直曰長者不知我之形勢吾甚慚沮又自愧不見信於人矣然渠若聽我則女服入城之說何自而至乎極可慨也且我無罪渠之事而猶且云云者意實難曉而謂迷豚陷渠於我者尤不可知從此只合結舌緘口雖對渠只問安否說閑事以不失故舊之義而已如何如何

又 癸卯六月

前復登徹否所論黃說如何有所害義者幸乞垂教也今日白門諸公及草廬之門疑我之不絕而我則

終不忍也渠則不知鄙心而乃怨我非徒怨我而乃攻我之子也至此此蓋平日素行不見信於人而然令人羞愧無以舉顏也然亦是自警自勉之地則渠之益於我亦不細矣○曾以朴成言洽聽矣聞其尚未蒙恩矣一通引得一秀良豈非明政之所願聞耶徐孤青是沈忠謙賜奴也沈公以其帥書飭行不但免放而呼之必稱處士一時語曰非奴之賢主之賢尤可尚也竊念先輩風誼篤厚行事類如此今不以此望於雲舉而誰望哉幸加商度渠母病略已故方挾書來此矣

又癸卯至月

前蒙惠覆教諭縷縷良荷德義不容名喻鄙性狷狹凡於膩汚之謗若不可耐故敢有前書之稟矣從此鄙夫寬矣爲賜不其多乎第惟柳惠之弊亦至於不恭其與隘者均於失中吾輩各隨所偏而矯揉之可也至於樊川之刺及於魯男子之身則眞是娶孤女者得過舅之誣矣世間事多如此然豈君子加勉之助耶二雞及烏柴珍謝雲舉所贈終始辭却誠是惟事然於溫公亦不受而不害爲劉道原吾友教人或毋乃不以古人相期耶第不敢不聞命矣李正丈非但情義之深其樂善愛士世豈復有斯人耶令欲操筆纂行不覺愴然增涕也

昔者溫宮之奉可謂從容然所懷則不盡矣昨於春祺獲拜辱書承溽暑動履清休甚慰瞻企至若縷縷見諭之意仰見盛德誨人勤悉也服膺之餘亦有奉獻者如愚已爲辱人自廢之外更無他念若雲舉則二叔季方入清要主張清議其得失是非不得不與相關萬一有誤事失圖之端則所謂家族不足惜奈國家何者實足寒心未知連衾之際相講至此否此攜書深入朝夕諷詠雖無實得視在故鄉過從只作笑會時則有間矣方議結數椽草屋於石鏵爲枯死計早晚雲舉一來奚翅跫然之喜非敢望耳只此

又 戊申六月

正爾瞻溯承此惠書其見教之意勤且切矣雖甚冥迷寧不知感第今日事正是 聖主棄瑁擇珉之舉耳價愈重而珉愈不敢貶僞只願知舊哀而憐之指示其解免之路也數年以來衰謝益甚精短目昏專廢看書今承來諭警發多矣朱子書曲暢旁通粗有文理者無不曉解其小小疑晦者雖或未解終無害也比者尹友仁卿與宋生尚敏通讀此書于黃山方有劉疑云早晚見示其有益於老昏者多矣聞令季季羽以特占入銓云此非好官奉憂之意妄在也

又

被逐過江時有來見者有戲語于仲令愚與之一笑而仍傳于戶判矣今聞仲令聞而頗不安云以戲爲實也謂之不讀東銘則其人必服矣若以爲有心則必不然矣卽聞　上特除許爲大憲而又令盡擧同時沉滯者別單書入云云驪可謂成功矣許之見擢若只以論禮而已則似不甚害而若以　國本未定之疏則士類將赤矣極可怕也　國本未定之疏實李芑元衡輩指士類爲動搖大君而斬伐之餘謀也而今見推奬豈不怕哉豈不怕哉

又乙卯二月

春回溪上想有風雩之趣海岸孤村靜對陳編亦忘

死生之在前也嘗謂西山之不挫極是難事今日當着亦不甚隕穫豈亦石室先生緊縛之說耶石室先生之遭厄赴瀋也諸公服其不懼先生笑曰正如緊縛罪人大杖杖之而曰此漢善於耐杖非其漢之善耐緊縛故不能動也未知今日此漢是西山乎抑石室乎必有能辨之者想左右發一大笑也南生徒步千餘里相守於此今玆告歸仍欲歷拜德儀其義可尚亦笑渠之愚甚於吾也渠當能言此間事矣玆不縷悉

又乙卯六月

書諭三幸已恰四日所憂想已好出場已成四箇幸

矣此亦有所幸者三左右見推以邪黨之魁此晦翁所謂老年光華者其幸一也嶺路叅天也徒步以過得如西山脚血其幸二也纔北旋南有似元城試命其幸三也數日後當相對一笑而說此話矣姑不一一

又乙卯六月

昨日逢別倍覺悵然且見容色憔悴豈以憂疾而然耶且不說人以無罪古者人臣之道也此實今日所當知也自餘只祝朝夕觀書以自澆灌而已

又乙卯六月

近況如何戀溯不可言比來看得何書日有意趣否

須見聖人不我欺然後始是真讀書人耳如自仲季示近報不妨轉寄也

又乙卯七月

前書未報復此荐承欣荷之私實難勝喻此漢懸弧僅十一年而刺日者已生此人胚胎之日卽此漢禍福已定矣此豈人力之所與也前書示諭讀書之法朱子論之詳矣其所謂尹和靖半年只讀大學西銘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者豈非格言至論耶只是日暮途遠爲可念耳塞翁倚伏令人發笑古之倚伏禍福互藏矣今日則禍與禍相仍豈今之塞翁異乎古之塞翁耶直公償金事雖非易事然朱子以爲未善

始知知識有限而義理無窮也設位遙拜家廟可見誠孝之至而不見於程朱書則未知如何忌日望哭亦未見明文朱子云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亦未知如何也然忌日之哭世人或有行之者此非自我作古則恐不至大段未安也如何如何此漢眞所謂飄飄者竟如何者鯨海旣隔則雖欲相聞得乎下詢癡人祖父年甲云云祖父年甲非可比較者而癡人妄爲比較後學之優劣聖賢與此何異之意也然此但謂聖與聖賢與賢不敢優劣之義正如祖父年甲不敢比較之意也非以祖擬聖以父擬賢也此說如未然後便示教也剌日云者出周禮周禮十暈三

曰鑌謂曰傍雲氣刺日然則其人命名之實自然符合異哉異哉

又 丙辰三月

三春已暮戀德日深忽拜尚書悅承清誨此喜何可量也季令閩已往來遠想去留之際不堪孔懷之情矣然視蘇家瓊雷則亦有間矣吾儕今日只以延平諭晦翁者爲得力之地爾此中二弟諸孫以無食次第還歸兒子以其母病再昨亦行矣只與第二孫相對看書殊覺專一而有味晦翁嘗以盲廢之不早爲恨矣今日眞知其不我欺矣新添五竇眞所謂嶺海不落莫者晦翁以黨錮諸賢趙死不避爲光武明章

之烈今此豈非　孝考所樹之風聲耶刺日之事言之汗口不聞陸棠初年盛爲楊龜山所稱而至於妻之者乎眼不識人亦晦翁之所自歎閔台何必深咎耶前後所詢疑義別紙録呈然從前一不回教何耶豈愚求聞之誠未篤而然耶從今以往毋以爲不足教而終教之也聞金元會作故傷慘不可言

又　丙辰八月

前日謝帖其蒙登徹否卽日秋高起居珮重日有新趣引領瞻仰惟日益勤此泄症又苦悶不知所爲昨聞李衮疏中語以吾儕一流將爲平林赤眉之亂云曾聞浦渚大爺平生痛疾山海矣及衮頻謁於其門

則以衮爲可人語人曰衮無厥祖之姦也今而後益知知人之難矣吾儕頭上安頭粘頭上安頭不足恤而只叛逆之名誰能伸雪也天日在上所恃者此耳然赤眉平林只是叛王莽者渠便以王莽自處可謂自暴其心腸也第益不可不愼斛律之棗枝亦不可置家內也夔夔然存畏敬之心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此實吾儒家法也未知何以用力可以窺此藩籬耶季令如何出場衮若以爲潛伏輦下爲懼云爾則尤大不便恐不如亟赴任所之爲得也利害旣如斯而況義理所安實如前書所告者乎

又 丙辰十一月

前月十日書承拜慰甚只緣無便稽謝至此每切悚仄即者竹西便又致初二所賜益增感愧工夫不得接續極令人警悚此實吾人之通患而不自知覺者何限今執事覺得如此只此便是大段用工處又是能得接續處不勝敬服也矗石去就前所妄論宜得僭越之罪而過蒙寵奬甚知察邇之盛德也尚卿自處有未盡者不可專咎彼人吾輩共當知戒也能事畢矣之諭令人一噱然已畢則實吾儕之幸而竊恐其未半也日傍雲氣將必極其氛祲而後已豈有匍匐而歸之理哉果如所諭則殊有明道之祥雲然後可化其蒼白不然則反受其晦蒙矣好笑

不有盈德使君兩處終成弱水矣前月廿六書諭意勤懇倍切愴悚始擬牛車致柩藁藏於水原矣京中諸議皆以敢向近圻爲非又以趙疏而禍機甚迫云故蒼黃權窆于近地昨日是其卜定云事不伸情奈何奈何示諭爲學之意甚要且切雖古聖賢無以易也大抵爲學操持此心甚難此心既存則看理省己皆無窒礙而自有條理矣此若數年不死則庶幾時時承誨以有分寸之益而卽今事機如此雖恨從前虛負光陰何可及也趙疏强人誠如來諭人皆以無益而挑禍爲咎然苟以此一言而有補於世道雖百

此身而何足惜也其所謂詩禮發塚足破其人之膽真如癢之得搔也然此一句始起於毫釐之差而不知不覺到此地位孟子所論義利之辨舜跖之異豈非深可懼哉此間事實如運判之臨到梅州治命以待其所謂死無難者卽玆真境也

又丁巳五月

竹西便來傳惠書慰感無已竹西書別無所言蓋今日禁方故然爾第聞告　廟之議方張而末減則海外云與執事相逢只期於重泉今日世道之責不在他人唯冀讀書窮理涵養本源以成久大之德業千萬之望也若於天理人欲之幾一毫放過則千里之

謬便在目前此最可戒者也某疏愛之者愛之而不愛者甚不愛亦將添却嶺海間一人而已奈何

又丁巳五月

猥蒙借人垂問見念之意至矣感戢之餘不知所以爲謝也此中姑未有新聞終不但已也拱手以俟而已執事所坐雖重奚至與我同科且執事題目今乃有移徙處彼若頸赤而心死則必不至氣豪而意健矣執事豈復有憂乎世道之責恐無別事只是讀書以窮格持敬以涵養使其踐履日益篤擴充日益遠則其所謂道者忽不自知其在我矣如此則其責雖重而亦不得辭矣非惟不得辭而亦不必辭矣平日

所聞於師友者如此故聊以畢其說焉野城正以此時無所懾憚音問不阻此實今世之所未有然深竊危之也

又 戊午正月

傾溽倍劇忽於盈德便承拜十四日惠書聯紙縷縷極令人慰豁且審數學相長可見日新之功益富以有矣不勝歆歎第奔程趁限乃朱先生所深戒者而今執事乃以不得如此爲恨此於賤心有不能無疑者幸以從容玩味涵養浹洽爲終身用力之地如何人欲易晦在執事豈至如此如愚者自朝至暮無非坐在裏許之時雖欲澄治而氣質駁雜工夫滅裂捧

沙塞河猶未足以相喻矣以此自憂之不暇何暇憂彼哉只所論時人事則誠至論也賤疾日加一日則不能起坐極知在世無幾理勢然矣不足恠也側聞仲令得仁同何日上官相去尚遠安能以時相聞耶所欲言者不敢一一

又

竊聞從者行到駒城意謂因遂應　命矣竟效衢信故事分手嶺一步可謂鐵門關也此猥受校書之命而精神昏耗愈見掃塵之弊極欲討一蕭寺高居傍近以受指揮而非徒疾甚許多書册難於運致用是未能恨歎奈何別紙謹悉盖於當初略聞云云之

說因謂傳者以爲此果出於柳某之徒則柳是著書誣侮孔聖者此於某丈還爲榮矣然亦想某邑之謠俗矣去春德坪承語聽爲師長心竊憂之略舉前所聞者以備高明商量之萬一矣不料因此究問誰受古亦有之然觀其頭勢似不但已何忍使傳言者取困也無寧愚執其咎矣

又癸亥七月

昨於全宰行承拜垂翰欣寫無已第不無說及時事者吾儕既作閑漢則只合杜門看書勿與干涉可也朱夫子自任以世道故雖在散地與知舊論是說非冀以扶持萬一豈孟子好辯之義耶所處之地不同

則出語之節亦異況所言未必一一中理則只被人譏笑此亦不可不知也此漢非不欲持守此戒律而或有忍不得而妄發眞所謂氣質之病一定而不可醫者也兼且　聖上猶不忍拋棄昨蒙　別諭則使之修正大全劉疑而仍有　收召之旨皇隕罔措終不知攸稅之地也見讀何書劉疑之役不可不亟就以孤　聖上丁寧之意倘於中間討一靜便處招致若干朋友則執事亦或時賜臨教否深企深企

又甲子九月

掖庭人夜來傳書未及付答非惟未暇亦不敢也上之禮賢出於虖眷不干於餘人而今來示如此不

勝皇恐亦恐他人見之也惟是賤臣曾是蟣蝨而頻蒙問疾揣分震灼誠無容措之地也承以瘰腫至於炙艾奉慮無已此漢何足言哉而鄉里之紛紛愈往愈甚却無閑是非晦翁眞欺余哉抑今之鄉里與古異歟最是館學疏章事體至重而乃爲此醜漢而發則已失之矣而聞此道亦有繼起之議極令人駭懼門下必有爲多士信重者幸乞留念使之諭止如何如何千萬千萬同春臨沒曰我則死矣後我者必羙我也今果再驗矣奈何奈何

又甲子九月

寒事猝急伏惟靜裏起處珍衛此已成藏六未知能

及陽春而動息否最是病劣漸甚不得看書心常不快而亦不能强焉自憐奈何近事極可怕以執事之忠信德學一不愼言而禍及於仲季今可以直道而行耶此漢以左袒朱門之故輾轉層激帶累執事如此眞所謂孽自己作空汚良善者自咎何及今日之禍將甚於鑄積時奈何奈何然勿洩幸甚

又 甲子十一月

昨拜褫中書其所諄復有警於老頓者多矣蓋中年以後非讀書時節此晦翁語也然晦翁則中年以前無書不通故其說如此如吾輩經書五六十册尚未淹貫而餘日無多何可輒加拋棄而曰晦翁如此云

乎且觀晦翁七十年間事則其於書册勤亦至矣此忽聞末孫在砥峽疾病極重迫於至情冒寒作行身病大作委頓旅次祖孫相憐此間景象不可盡說示諭閔孫年過擇對而其性行亦佳且伏聞先大丈嘗官嶺外與其曾王考尚書公交契甚厚云若蒙不鄙而議取則道理甚好惟在商量之如何耳

又乙丑正月

春寒忒甚伏惟靜裏起居如何瞻溯區區不能少弛閔孫親事不但來教鄙意尤欲催畢故進定於初六日以俟可否幸賜明教如何親盍與否亦欲知之耳此曾約致道兄弟入山校書不爲無事矣其兄弟忽

以事歸故此亦南歸杜門吟病耳惟是末孫之病極其危苦疇孫被劾對吏又將以本館停罰四學不欲苟同將自獄門直尋歸路若爾則將相守看書以遂始願何幸何幸只世道如許事將奈何道學受嚴節義見斥不但被髮左衽之可憂　國家之亡將翹足而待矣中夜以思不覺潸泗交下也加以此間儒生不量時勢欲相率叫閽是無異自投硎谷之坑方此力止未知聽信否四學誤發正論而被翰院之深嗜湖南攻我之文不久而將至矣謹此束裝以俟過嶺此時景象未知視乙卯何如耳豈料彼人之勢焰至此熏灼也幸免過嶺則極欲抱裹晦翁栗谷書深

入山中守死於巖石間世道之責執事其將推諉於餘人乎第見或人書執事其亦殆矣其無携手同歸之意乎無由面罄徒增悶欝

又乙丑二月

前復登徹否春變爲冬天數亦然一理相感人事可知吾儕只合塞竇看書以送餘年而已觀此氣勢亦將嚇走晦翁鑵也可謂先知有今日矣可怕可怕

又乙丑四月

慕用中承拜下書竊聞日用工程警省之切如此而不有日新之益乎竊不勝欽仰也此中自疇孫西上益無講論之功矣昨聞道源大諫被劾於洪掌憲受

疇孫兒次將不免而歸矣日夜默禱默禱豈謂尹之勢焰至此之極也聞沃儒竟發疏行必被大愚之刑禍又誰咎也蓋聞其激於尹承旨刑訊之說而然天下事寧有小不忍而不亂大謀者也誠可愍然

又乙丑十二月

匪意拜書謹悉示諭矣彼人過嶺後固知有來示之事矣然此正如朱先生所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於我何損且曾被越海招冠指日犯關之罪名時人亦不過尋此題目紹述鑷積而已前既順受今何可求免也但彼謂老先生於落髮之說初不經意云者可謂誣罔之甚而其於落髮云云非渠造作當與谿谷

分受其責而只以谿谷不在故偏受極邊之律此則渠似稱寃矣然在野之人干與朝論極是罪過曩時伸雪師誣誠出於不得已也與今日事事體不同矣執事累上封事言得失何不以此警欬於　聖上如栗翁之於　宣廟也此則曾於金學士歷宿時略言所懷然渠是小官想不敢以此進言矣仲台是重臣其義或可一言耶

又丁卯四月

節入清和伏惟履用如何閑居味道想有日新之功矣恨不得往叩其趣也仄聞時事紛紜醜辱層加　聖上處分愈嚴而彼輩橫拏益甚將不知稅駕之所

也昨得懷仁書極以前日贊尹之過爲非以今日醜辱皆出於此此非知言也朱子於陳寔荀淑稱美之辭至矣其以道廣心平無可不可秋月寒江連峰對起爲說而至其或羣陷於不義則溯其源而追罪寔淑以爲必有蓋覆文飾之議論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今日侮蔑栗谷非斥權金之說偏於尹家而轉有落髮之誣又斥三學士則義理絶滅無餘矣豈可以前日有所稱美而不爲之辭而闢之也雖被詆辱萬端而無所悔懊誠甘樂之矣彼懷仁喜讀朱子書而尚有此說他尚何言哉又記朱子謂東坡爲仁人又贊其有後凋英秀之姿堅確不移之操

百代之下可以想見也然其爲世道之害不少則攻斥剖碎不遺餘力至以爲甚於王安石惡在其所嘗稱美而不治其罪哉

又戊辰七月

秋暑轉甚綱惟尊候珍衛區區瞻溯不能自已竊惟今之事勢已在百尺竿頭雖臨深履薄猶懼不免況兢攬外事授人以隙有同蜎蜚之虫已重而自益其重耶今日京外洶洶勢若漫天若自顧無歉則於我何損以愚所聞則竊恐執事所處未能十分穩當也去歲木人清人之爭渠何與於我而作書訟言以招其怒罵此甚可恨而至於今事則莫重綱常之獄聽

來寨心固欲遠避之不暇何故自爲元隻既言於訟官及臬司又登諸疏章有若爲天倫寃訟者耶昔以河宗蓦家事退溪先生甚訝南冥之必欲深治至毀李楨之家舍頗有說話以致兩門乖忤至於仁弘之詬詈而極矣此無論河獄之如何而兩賢之得失懸矣今來書乃反引退溪自爲證援何也此與昔年疏本謂鑱求官一般何其不察之甚耶至於竹事則全不避瓜履之嫌並與兵判而俱入訟案不悅者爭相雀躍欲爲甘心云可不懼哉前書略貢其悃而不蒙清察愧死愧死然猶不忍遽止復此煩凟恕諒幸甚

又 戊辰八月

外議紛然不勝憂慮妄意執事所處或有所未盡而然冒裁一書託文義使之傳徹矣今拜來書知其未達矣茲聞洶洶之論山涌浪駭將欲擣我於一廛自笑我躬不閱而遑恤於執事自負泰山而憂人之負薪也蓋昔承講論經變之義於師席也見謂栗谷若在必不如是頃者適值同甫說及略略舉起而自己意思一毫不敢揷入矣今直以我爲詘議坡翁將上章罪我云皇恐皇恐然若果爲之則此亦詳盡曲折以自訟理彼必釋然矣恨以地遠不得商禀文字當有妄發以致齟齬矣預自爲慮前日別紙中所引退溪說恐失照勘蓋南冥主張淫婦獄事至毁李楨家

舍退溪甚以爲非兩門之相失自此甚矣若見文元老先生刊蓁則可知矣

又

今日事至於此極蓋源於斥鑄之侮辱朱子輾轉到底雖曰弑君之賊人得而誅之然孔子不能討陳恒時勢然也今愚不量自己與時勢妄欲爲世道扶持萬一而反以挑發滔天之勢以至於國子之長敢以莊周侮辱孔聖之事爲題以試多士於大成殿下是欲嚇走孔聖之貴神可勝駭憤是則愚妄者不能距其萬一而反以激成其勢雖甚罪悔不可追矣今又聞以愚爲侵侮牛溪章甫搢紳將合辭論罪令人毛

髮竦然亦將陳疏詳論源委曲折則彼亦釋然矣
今彼輩不揆事實義理而惟以威勢脅持此乃賊鑠
規模而承用之推究厥由則實有傳授者而然矣詖
淫之禍甚於洪水猛獸者豈欺我哉可怕可怕

又 戊辰八月

比因往復續承安候何幸何幸此以小孫疾劇心神
燠煎只自憐嘆而已溫溪書承示考見不翅分明矣
惟與李剛而長書在其前卷矣愚則失於後而尊則
失於前惟此數十卷書彼此精神不能全起始末愚
之老昏不足恐朕而執事之靜養亦復如此何也剛而
書曲折亦見於老先生遺稿故其兩板呈納覽後還

投如何

又戊辰十月

蔽愛昧理任情悲哀疾病大作還以悲不幾時爲幸矣此時蒙此慰書縷縷誡懇特出尋常下情悲感尤不勝渧下也示諭今事知有此日久矣然亦未知如此之甚也左右自恃己心輕犯世禍忠於智者恐不如是也日者屢貢其愚而相信不如自治之篤竟不思善後之道深切慨然然以今觀之鄙生貢愚之時其已晚矣方伯上疏不知所執如何然吾友之所以望於世人者則可謂疎矣謂人如己是眞君子之心然栗翁之見敗實由於此故大易有時義之戒唯明

於理者然後可與語此也吾輩窮格不力將以無關外事不得自保奈何奈何所欲言者不止於此心神悲撓倩草不宣

又己巳二月

崙書有問矣蓋於前疏伸辨牛溪事及先人受誣事也亦略及時事以明諸臣之無他也繼而史官傳諭聖旨欲見　孝廟密札在家投進有所不敢欲稍進路傍官舍拜送矣病未果焉而今夜忽有所聞是真頭粘頸上矣此一老臣不足惜士類之赤甚可怕也欲救此而還促之此亦天也否耶病甚倩草不宣

與李子三　聖　庚申六月

年前一札飛入重溟始覺此身猶是世上人也江湖
鳧鴈不足爲多少惟是曲江　恩典普及存沒而子
三獨爲熟時乞何耶騎鶴莞裘今無恙否猿鶴渾漫
事此言眞有味也

與南仲輝　二星　壬子十一月

晨鵲報喜情訊俄至驚慰之私何可盡喻第書中不
無病字旋深仰慮也尹汝望何處得來知舊書來莫
不稱其仁厚忠信益爲世道傷惜也酒果醢肉甚宜
丈雪寒谷而自揣則非分矣○崔奉承嚴治多釁之
蹤庶可免罪於鄉黨州閭感幸何極蓋聞公倅內行
支應之物渠盡隱沒而攘奪於場市以充之除釁蹤

爲渠口實正朱夫子所謂某有甚勢者也還可笑也
懷縣社倉事拙者與若干士夫結約一依朱夫子事
目行之迂儒之事雖曰齟齬官穀則萬無不償以得
罪於朱子良法之理故敢有前日之請矣今承回教
誠亦有此慮矣亦以仰見執事瓜田李下之盛意矣
循是以往當和春兄大盤而洗之以江海之水矣近
見此州之良追頌北伯愈往愈盛亦豈非執事之教
也第重記減縮之示恐不然執事雖副懷人之請其
重記明録以爲幾石在其縣社倉後幾年當還本數
云云則有何減縮之端矛幸以此更加商量也然此
但言其理如此不敢强也蒙許屯租五十餘石爲幸

甚矣幸望亟成三邑帖文以送於此如何如何不意朱子良法於身親見於執事也昔韓文公謂刺史張愉曰當令後世知有子名此雖近於戲語亦實有其事矣日後記此社倉者亦豈無善戲者耶極好笑

又 甲寅七月

今事真所謂老子命薄帶累諸賢者第執事大病才已跋涉千里必有難言者然元城極南極北一未嘗病神明豈不扶持耶賤臣 缺 當朝夕行遣若是南邊則可以相聞嶺海之間真不落莫矣朝者始聞誠無顏奉書既而思之似以志完相處故聊作此以替淨安橋上之送自餘只祝加護千萬千萬

答李惠仲　敏迪　丙午十二月

鄉籍俚拙阻摯無悃茲拜垂書親裨紹言甚非賤者所堪至於使事之非當則尤不勝皇隕也先大爺文字極知不敢而猥耽託名之榮不敢終辭茲蒙奬與之勤采增赧渥也此千指之餘尚今無斃父母孔邇日夜祝釐而已黃友小少相從情實骨肉處聞其訃慟貫五內是夕走位痛哭未曾少洩也最其悤慟扶血之狀森然在目未死之前何忍忘之茲有一書吊其長公煩爲入褫如何泰亨將及伏祝大碩人備膺五福之外節下起居增慶

又壬子二月

老病善懷每向執事勤勤蓋不是游好私情而責望之深也玆拜覩中書乃反以拙者所欲獻者見教不敏之罪難逃而亦訝執事不以明於人者自反也如拙者自量審矣牢閉固拒固其宜也豈有如此時節人地如執事而顧乃託於沉冥不置一事於心下耶范寧之譏王弼其言雖迫而意則雅矣麤惡如桓將軍者乃有平乘之歡如或有後之視今者則愚竊爲執事懼焉如愚者頃歲不揣己分妄有所商量而謬刺乖牾不入時宜故諸賢袖手旁觀掩鼻竊笑卒使巧尤暗發狼狽而歸昨又不懲於羹復進菊說而不審樞機方此取困尚何言哉荷相與之深敢此傾倒

還增悚仄

# 尤菴先生文集卷四十

## 書

### 與李季周 端夏 戊戌十一月

朱子曰張魏公手書付兩子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耻不欲歸葬先人墓左即死葬我衡山足矣栻等不敢違公志葬于衡山縣南嶽之陰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朱子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仔細商量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

則如何朱子曰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皮毛外事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

不佞學識懵陋只得謹守朱子說而他無所聞今以録呈孝子誠信之心於此必有所處

又 壬寅十二月

邈在遐陬聲聞雖即不通慕用之私日有懸懸不意茲今遠投珍函撫存深至且示先集一臠事面隆厚自揣悚戢即茲玄律盛儀練嗇此暮年旅泊只爲口食一枝易安漸成并州耳伏惟茲字書始雖有程陳兩編程約而難究陳絮而易倦適其中而要且備者其惟此乎不惟關於初學凡病於膚皮者皆作頂門

上鍼子可矣茲用謄置家塾俾相講讀而仍誦良工心獨苦之句使知先輩嘉惠後學之意耳三頌珍謝不能已餘歲窮加重

又癸卯九月

承此累紙示諭可謂傾倒無餘矣自知無以獲此則媿怍而已第審有賦歸靜養之計此實自知之冷煖實非外人之所敢與第嘗記朱夫子與人書大意以爲略求自資之策是亦養浩然之一端蓋人不能上壤下泉則不能不爲口食之謀謀之而或不慊於心則不能無妨於養氣氣不能養而能養病或未之有矣不佞自幼竊聞自先大監時清寒一如寠士云未

知今日解歸得免憂衣食有拂亂之弊耶若然則從吾所好而已他有所不暇顧矣至於先集不佞雖非其人既蒙附託倘寫一通爲自家私藏則當梳洗粧綴以爲示後之圖矣此則幸勿以關心如何朱子又語知舊以捐書册近醫藥爲養病急務又每勸人平心易氣而以爲養心養病同一法相愛之切而無以相助則敢誦所聞以爲獻伏未知概於高明之意否不佞亦欲歷舉賤事以質高明而或慮煩撓於靜默之地故不敢耳

又 甲辰七月

曾在懷鄉遠拜襆中書如奉談晤極慰戀渴比竊聞

將有磨天行未知信否莫知端由或意老子命薄帶累執事耶若然則老去光華信不貲矣只執事素非健骨是用深慮也然升沉死生之說屢出於先集中伏想泰然行將去無一毫顧戀可憐之色矣士夫平生所學便是此等時節所用耳時烈比來罪衅不淺不敢作日下書札茲聞執事遠去則不可無一言而又恐執事還朝之前未保造物者留得此身故敢破例作此只祝熟看劉元城遺事如何用心信如此老則冉冉山靈未必不來護艱危也千萬千萬

又乙巳八月

昨者龍安朴生褫到五月廿五日所遣書只得無恙

二字此爲幸甚耳思欲作報一一呈管矣忽聞金永叔諸人自懷德先塋北歸計失此則無更有附書者故亟作此以報鄭俞享祀事矣俞兄之評來諭甚當一言盖一人自非古道況今所失只出於强意縫縫欲其無事而已者乎韓文公謫潮之後所上之表極其可憐之狀且與大顛書見譏於朱夫子不少而猶爲百代儒宗者盖以小疵不可以掩大善也如有疑者幸以此解之如何鄭評事兒時嘗讀其壬辰檄文想像其爲人矣不料其事業如此也古書有抗大難則祀之文今以此沮豆於受賜之地何疑何疑鄙見如此未知輿論如何也聞諸公建白請還執事于

朝其見蝎不遠矣幸及未發時講定其事如何北伯若與執事有言之後則必能成執事之志矣所欲言者忙甚不少槩〇執事還朝之後則遍問不易矣只祝珍重珍重

又 丙午四月

承拜下狀悅奉談晤幸何可言教意謹悉雖靡 聖諭義當即造 行宮之外以請其罪而餘瀾未已蹤跡極難以此深伏以俟機會矣茲蒙 聖明再下別旨感泣皇隕何可言喻所諭先大監遺意不勝欽仰之至先輩處心行事類如此故後生有所矜式生人亦受其賜矣今日則不可言矣奈何奈何比來竊窺

遺稿中論議意脉則大抵主於經書而證以語類等宋儒文字其所立言擷撰不破矣雖以謙德之盛有勿布之戒如此公案必非四庫中堙滅之比人雖欲閟藏其可得乎今日嶺事直是可哀也聖庶奪嫡是漢人指武王而言者也挾書童子猶能誦之而千四百儒巾乃昧於此乃反反其事以爲攻人之資其不好看書可見矣此何足與之較是非哉只醜生則所得題目上關　宗社不得不深自引罪也崔生靜裏相守其還以取益者多矣且其爲人木强庶有終始耳

又丙午五月

獨坐山中但聞水石泠泠忽自公營裁到今月十三日惠書慰豁之懷不翅披霧覩天感幸感幸姊病視昔少安故今望後入清州之洛陽山下借人亭舍仍搬家累團會此非有他意只坐在通衢人多處日日與人打閑話自念餘日無多若終於如此則埋頭書冊似無了當之時故決意此來來此十許日校其所看則與昔時似爭兩三月矣令亂之意慙謝慙謝宿食則有數三村家似不至無託而只主人空疎何以副其遠來之心乎且海程絕遠朝夕喫物只山蔬而已非素於此者必不能堪此亦不可不念者也所託先稿其詩選幾訖寫役訖即奉呈訂其訛誤則欲於

秋冬付之相親守宰徑先入撵而文稿則次第下手矣崔生自云如得留資則當爲年歲計若然則其歸道令不須慮也千萬遠書不敢多談

別紙

詩再選類一册呈納册樣大小只如是可耶比歲紙踴印書者例患多入鄙意欲差小於此如今日見行韋蘇州李義山樣如何若是則一紙三絶可用也

原本詩集一卷第一行書澤堂遺稿第二行書詩字文集初卷第一行書澤堂文稿而第二行直入文字此前後異同愚意毋論詩文第一行皆書澤堂集而第二行詩則書詩字賦則書賦字表碣箴銘各隨其

實而著之一如朱子大全樣似宜稿字是一家自謙之意故當改以集字矣

且以再選一册觀之而疑誤甚多不是謄本之舛則原本恐亦未免有此也今呈送者先以原本改正以還如何盖念刊事浩穰若專委一邑則有難獨當者故先以一二册欲付家弟之宰南者隨其可者或州牧或方伯旋旋付之使人不至以爲難然後收在一處盖煩費於人恐非先志故欲如此無甚痕跡矣未知如何然則引札當出一手俾無差池不整可矣凡此畫一回教幸甚

又丙午七月

承進言不偶將歸鄉里此自昔士君子家法然所進之言必有倫脊爲世道歎惜也只　聖上不終於棄才則進退可謂難矣唯以暇時讀書觀理益進其所未信以需時用亦君子志未平之義也如愚者亦當從師友聞此而只以無狀得罪士論者無非春秋漢法之所不容故決意自廢而又念鬼事日迫恐孤初心抱書深入朝夕玩省倦時使兒孫諷誦於傍亦足以警昏激惰也只願如此而死而已如吾友望實俱隆人且以仍父子相續爲太史公期之則豈許其終於丘壑而已耶別紙殊荷愛念幸終始垂意也遽書不敢多談只希照諒

伏蒙專使下狀甚慰傾溯之衷且審斂跡丘園專意
冊子今日惟此一事尚屬自己縱難望深造於道維
持此心不至外馳則漸覺有安身立命處矣平日所
聞者如此而行之不力衰暮奄至每有窮廬之歎茲
承諭及不覺神動而意起也顧安得親近餘光以自
警策也時烈以人亭舍難於久假稍就水石間結數
椽茅入處已累月今略有事在西到懷鄉晦前當歸
新屋以過朔易矣別紙略以小幅呈稟集中行外籤
亦具小稟以呈耳大槩此事往復難可一一專人或
因京便付西原邸吏則自可傳來矣崔生雖欲歸衣

薄且無階故只於可告者一邑藉尊重求過冬資必不失言以爲門下羞矣所示社倉之議此朱夫子所嘗致意者今日之行豈不甚善然當時須奏請者欲詔頒其事使天下皆行之意也若婺源金華之社則潘叔度只出家穀而爲之而朱夫子以爲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今執事之以爲嫌者無乃過謙乎惟願勉力而成之使他人取法則其施豈不博哉相去杳然歲寒多愛

又丙午十二月

氷雪塞溪只作逃虛人忽遇李上舍獲拜惠書此喜不可言自古士君子始以祿仕終有世道之責或有

利澤及人者或有身已狼狽者誠不可以一律處也要之辭富辭尊稍爲穩省道理耳此爲老年看書計亟爲此來殊脫鄉里煩囂之苦而只二豎者不相捨將遂任其相從耳先稿一册謹受別紙乍看精核無憾當依示勘定但完平公下分註李公元翼云云尊意嫌其公字之疊鄙意下公字既在註中則與上公字不至於相妨且去註中公字則非後生尊敬先輩之意未知如何幸更教之彝仲昔者果甚從容幸就大焉崔生賴遠庇得保族瓚方有議親數處如或得諧則善矣

又丁未四月

家弟便回承拜復書縷縷示諭一皆領悉只阻閔者顏面而已想今已過分水嶺未知何日回鞭耶此以老姊之疾尚留松楸數日後欲觀勢東入蠻過數十日是後則花崖蘭谷唯意所適耳親事更無所議家弟之意欲於仲春稟畢矣先集淨寫者因便寄來則雖今夏亦有入刋之便矣冊樣前示甚宜也今見李令則其所受書滯在華陽矣聞今暫出忽憶漁甫先公戊子年間詩不勝感懷別紙呈納日記兩冊因近事尤不敢暫留催寫一通後因李兄回上

別紙

俞市南以斥和見謫蒙赦後仍有叙復以屢辭爲未

安暫謝騎省而歸歸道見訪有詩其聯云儕流欵欵要同趣山友招招怨不歸此實吾人今日眞景故聊以奉白

朴樸誠吉矣然必有見龍之德然後利見九五之造如我亦不足以見在田者矣左右所占拂願或無乃自養於田野以增益所不能則十年之後出爲時用以符泰三之象耶如此則前後所占眞不相戾而實相應矣神明之告似不偶然矣幸默究而見告也

咸里賢國家之福退溪之訓眞好語也然爲士者決不可恃此而做事功亦不可賴此而免刑禍只當任渠之賢不肖而我無與焉可也可惜賈彪與奇明彦

諸人昧此道理也

又 丁未四月

連拜問札仍審　二聖大收靈液之效畏伏喜抃眞如戴盆而望天也示諭治心之難此眞學者通病然能知其病者便是能治之藥如愚鹵莽之甚不覺其失去焉得有收拾之功乎然持敬之實不可少緩願與吾友痛加切磋以冀一斑之見耳此漢雖無蹤跡之礙然隱之於心以爲獲見　君父終無一言而退則非素心之所敢安也欲以迂恠之談更進則已試無驗不可冒瀆只此一事便自難處且念一言之戒易中明甚此亦不宜猝破是以牢定脚跟不欲少踰

門限耳

又丁未閏月

下狀又至忻慰無任第聞體中失適喜今旋已長時天放一朝夠束兼且時事拂意其生疾勢也收心內照厚積而薄用自至完健此不但養病兼亦養心之要法也第紛擾中持此甚難惟許魯齋所謂千萬人中常知有己者又是海上單方也每以此爲安身立命之妙法而無可告語者今承來諭輒以爲獻試一留意也和合彼此惟有明道之德者能之其餘則未免拖泥帶水此正天理人欲之相似而實異者朱子言之詳矣且天下之勢未有兩相持而終不決者如

欲必勝則必用儀秦之術不然則爲之糜粉而已豈若觀變玩占以求無咎於末流耶此比來區區之拙法而春兄則或有不然者此則仁人之心也亦一道耳

又 丁未閏月

臺省有言詰其所從受甚失事面宋朝諸公論之切矣今之日記既曰有之則非言者之所做出其所從聽何所關而有此究問以致數人大狼狽耶　上下之壞却事體無大於此故前書略及之非敢爲人游談也然數則斯辱之戒不可不念亦當有所斟酌斟酌於言則身不可不亟退也今世去就之義都晦故

上心以爲此輩可以牛維馬繫奴詬豕叱而使之而世道無可奈何矣

又

遙執朝權是今日第一罪案故凡係朝論者雖無甚利害亦不敢酬答今左右則既以誠心相示亦何忍孤也今日事若直謂之泰則誠過矣若曰否中之小泰則何不可也宋之南渡冠屨倒置然孝宗之稍涉安穩視靖康德祐之際則有間矣大抵主意欲說包荒馮河不遐遺朋亡之義故姑不避卦名之嘉吉見者以意逆之則庶矣至如拙者姓名濫側諸彦之間則榮耀甚矣或者之說可謂惑矣而來示之分疎似

亦太多事也北伯甚不易得如此人多庶救得一半而大廈之傾豈一木可支哉以愚料之執事似無上下之交不如亟尋初服了得幾卷殘書似是着實事也胤甫亦然此友得一城便養則尤善矣然此等切勿以語人也此紙如不欲滅之則還以寄來如何賤孫固不願其夬科而渠既於儒家書無入頭處與其悠悠度日毋寧從俗應舉以爲門戶計如朱子之望於受之故聽其所好只性氣懶惰祖孫之間不欲督迫故今試津遣京裏以資朋友之益幸令令子姪諸賢許其參乖俾麗其澤如何如何聞其發言持身有不可者幸召而嚴責之則渠於執事言不敢違也

又 丁未八月

禮郎下來仍拜問書慰沃無量此待疇孫畢親携入華陽相守看書來初將以祀事略出當觀勢復入耳小學諺解春間所校初一册憂煎中瞥眼歷過每恨其不盡其愚今又如是矣然僉尊所議甚似精密此後更加訂正則宜益精密而無憾矣不然而草草入梓則後之視今其不如今之視昔即蓋前人惟欲使人易曉全不顧諸字本義任意鍛冶使不得自在故書意雖通而字義見晦此愚尋常所病者故今日則惟欲務護原字而俚解其下使之兩全焉若考紙下所議則可知愚意之所在也大抵此書將入梓流布

則所係不輕伏望執事雖已遷終始以此自任收之羣眼成乎一手期使絶去鏄累如何如何春間初一册春兄主之然亦難保其疵絶並幸留意如何如何有可商議者私以垂問則當罄瞽視也第執事方在選地往復似嫌是可慮也

又 戊申 元月

忽忽數晷間詎盡積阻之懷別來益增耿耿也卽惟行李如何湖南古稱清絶處處有梅竹橘柚想爲康樂詩助錦囊之收可蒙寄示耶此歸處山村一味窮寂只崔生朝夕相守眞晦翁所謂彼之愚甚於我者也除是未坤間昏見者虹耶孛耶徵應安在極令人

驚心吾儕今日揖讓於鴈筭之間者無乃有似於池州之冠禮耶不自我先後奈何奈何歸路歷入之約屈指凝佇未知定在何間有來者幸預報如何

又 戊申五月

即日仕履珍衛孫兒行略付一書得免浮沉否今奉令胤如對尊典刑愛賞不容諭只以白雲在望歸鞭難駐極令人悵黯耳先稿事曾以書達今更囑令胤耳齋記屬草未及淨脫付此行當俟後日矣○昨有人說仁里宏構麗甃相連而獨貴居斗屋蕭然今見二哥能甘蔬糲此豈不益有光於先德耶竊不勝敬嘆之至

昨日黃生傳到惠札備悉多少示諭慰感無已此宿病中添以霍症殫留五六日漸苏益甚蓋眞元既衰百疾交乘不如是何以入於鬼關哉前日齋記屢蒙奬諭至於久而紬繹其義則其文之榮幸亦極矣聞將賦陶辭未知何日着鞭自不樂於輦轂而乃以清老專見諭豈猶有物我耶清老名動華夷一脚出門草木皆榮都人加額不足言也故不得不略答時望矣此豈人人之所可效者耶或者又謂坐此無鐫改之期必須上去肅謝然後可有剖判果如是則亦不可虛徐而第一入窄途轉身爲難與其維谷於末流

易若自在於平曠之地而磨以歲月也人言每不入耳此亦偏滯之病也既知其病不思醫治甚矣其質之駁也

又戊申八月

即者官人傳到十五日惠書忻謝無已　大駕臨溫已數日而病未趨朝憂悶曷極已上疏本當觀　批諭且俟病勢之如何耳北書校正閔令之事例如是善好可敬可敬今日不素餐亦少此比矣畏字之義亦以誠求之者誠如來示矣大抵此事不須深求只於應接之際存此謹畏之意不敢恣意戲劇則便覺寡過以此推之餘事而使無間斷則即是誠之之事

也先儒之意大槩如是矣

又別紙

小學湖本似當在玉堂矣湖本刊時時烈頗費裁處沙溪先生所録題以小學集註攷訂張排亦如此而添入鄙生所録者數條於其下方總名之以右沙溪金某攷訂蓋雖間有門人所録而其本皆出於先生則不妨於如此矣昔蔡九峰於書傳引用朱子說而總之於己說此猶不可以爲嫌則今日事尤無不可者矣如何如何

鰲城於老先生是等輩故稱官今此攷訂則是門人弟子取之於文集中而編入者則不得不稱其別號

矣

又 戊申十一月

復書良荷今日事春爺可能擔當亦無歸意諸賢須與共推血誠以回　天心則國事庶幾矣今日事上自　宮闈下至閭巷私意橫流內外大小無一不病必須除去此弊然後始有下手處耳

又 戊申十一月

來諭之意敬悉之矣此亦知留在　輦下不無萬一效忠之地而只病日益痼雖有減歇之時而劇時常多竊恐溘先朝露爲世笑囮也以此忽忽常有首丘之心豈敢以一言不合而便悻悻決去耶竊瞷今日

聖意甚倚西門兄若諸賢協同致力則凶事殆庶幾矣大學校處付籤回稟惟在財處耳

又 戊申十一月

事勢窮欲爲此徑情直行之事非得已也不如此誰謂之此漢哉伏蒙手字見諭意甚厚也然世間難逢知己之歎眞今日也季周平日視我其能及鄭歇後耶

又 戊申十二月

承書慰感不知所言第所使之事極令人皇恐今日妄作豈有依倣前脩之塗轍只出窘劇罔措而又思古人行事必不鹵莽而亦有循墻之走賤心以爲此

或是別樣道理也此外斷無他意也至於　聖上至遣戶判使之從容夜語則繾綣懇惻可泣鬼神何敢遽拂歸鞭耶徘徊江外只自隕越而已

又

副學閔公瑞既肯則思過半矣以從容商議期於必通言於銓相則銓相似亦相信矣彼若終不信而必欲如李顯英則又請簡通於副學公瑞而簡通之得其答然後始許則似得矣然衆意則必不穩矣季周曾聞嶺外文官金迮否此人於　仁祖朝獨疏請勿助兵其義甚高此一節與清陰無異矣愚待罪銓地時極力周旋有通清之論矣其後爲湖西亞使以科

塲用情見敗然究其實狀則欲行公道而不覺其陷於私耳此人今方在京不可不汲汲收用以爲培植節義之地也見時忘記故始煩紙筆可恨

又

自初至今只以季周不聞外議爲恨我若不告則是負左右故有所云云矣判相則不干於我矣何必以此間酬酢書相告也槩聞判相一從亞公兄弟言而他人論議一切揮却以至於此云此不可不知也元會終果入臺則公議稍伸然　天意幸不靳乎可慮可慮

又戊申十二月

堂劄專論本根事而季周於其事始嘗參差則與長官不有間乎且官師相規自是道理而若悻悻然使人不敢開喙則亦非古人之風誼今日之道只當受而爲過未嘗以已然者介懷而朋友間講論之事亦當隨見往復以補時事似是士夫和平公正之道也蓋彼相規者出於公心則吾亦當以公心處之可也如何如何然此非欲久留者雖或有東歸之計與愚生同其去就如何如何

又 己酉四月

懾處林中心緒多端忽於文縣便承拜手札如奉顏彩慰瀉無已此非敢與几杖元老相較只以壞義理

猶且見非於此相則其不可復入朝端審矣以故不敢有隱於　聖明略見於待罪之章聞者想必怒鬼矣盖以狷狹之性老不變化欲有所言必衝口而出以至傷己而害人正朱夫子所謂太陽之餘症耳然從此益爲世人所棄安意畢命於林泉未必不爲老境之好事其受賜於此相大矣今疏之　批未保其即下下亦不敢過分水嶺一步矣世道如許而昨者乃欲以淺慮碎力有意於當時至今追思不覺一大笑也荷見愛之深傾倒至此却勿爲外人道也

又

稍濶甚戀即拜今月十八日惠書如承顔範喜慰不

可言此病日增深而坐在通衢日與人事相接殊非調攝之道故今將俶裝與孫兒輩入華陽爲數月計耳囂囂之言屢及賤身之諭當初已熟料之矣然爲世道不得已爾何可避此也實所甘心耳胡文定之爲南陽人載在朱子大全七十六之十六板蓋曰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云爾不如是何敢創無稽之言犯不韙之罪哉

又

卽者褫中得拜初七日惠書甚慰憂思此爲看舊書兼課兒輩前月來處華陽洞追憶前事俞胤甫已成古人撫迹增涕不能爲懷也季周進退誠可念然當

見　前席所達多見採納朝廷亦不以迂疎見斥豈誠意懇至有以感動　上下耶補益如此則何必以必去爲心耶須黽勉從事必以傾否於萬一爲忠如何如何崔生來此後阻水不得相問矣方伯若因尊言而見濟則何幸何幸居學誠好而既有妻子則亦異於王承福有難以不役其心爲道也

又

秋序向深叔委仕履如何老去情懷無日不往來也此夏間暑痢尚未痊可昨蒙　恩召無計仰承皇悚隕越而已今年水災江浦特甚而亦有豐稔處如或相蒙則召怨必多晦翁所謂得實者誠難矣哉季周

每眷眷於民事故漫及之前書良荷近欲復入華陽蓋爲霜清木脫泉石尤佳也聞幼能疾甚極以爲慮餘祝夙夜增悤

別紙

廟議竟蒙允許固是　聖德卓冠百王之致而亦豈非諸賢誠意之所感也誠不勝欽仰耳從此人倫以正天理以明事無足爲者矣太平萬世愚雖不武請試頌之也尊雖欲東歸　祔禮之前似不敢請告當復遲遲矣未歸之前所欲爲者何事耶

又己酉十二月

前後書俱蒙傾倒足見破藩籬無物我之盛心顧時

烈不足以當相與之意耳前書所諭爲貧之仕孟子朱子已言之只可辭富而今季周已處名途不以疵歟見謝於時議則朝辭暮授無可解脫之路只得向前擔當盡吾才分之所當爲者而已若盡吾之所當爲而無所不合則又何可苟去耶不合而猶且依違苟祿則實非當去即去無所顧慮之義此則雖餓死於空谷有所不恤矣然此箇義理須自揣力量而處之無與於他人矣若以一時意思暫謝軒冕而不耐持久旋復出脚則爲人所笑初不若不去之爲愈也幸望深思而審處之如何洪員外校事何間當訖耶曾以周易幷訛見示而以喪病因循未報今始附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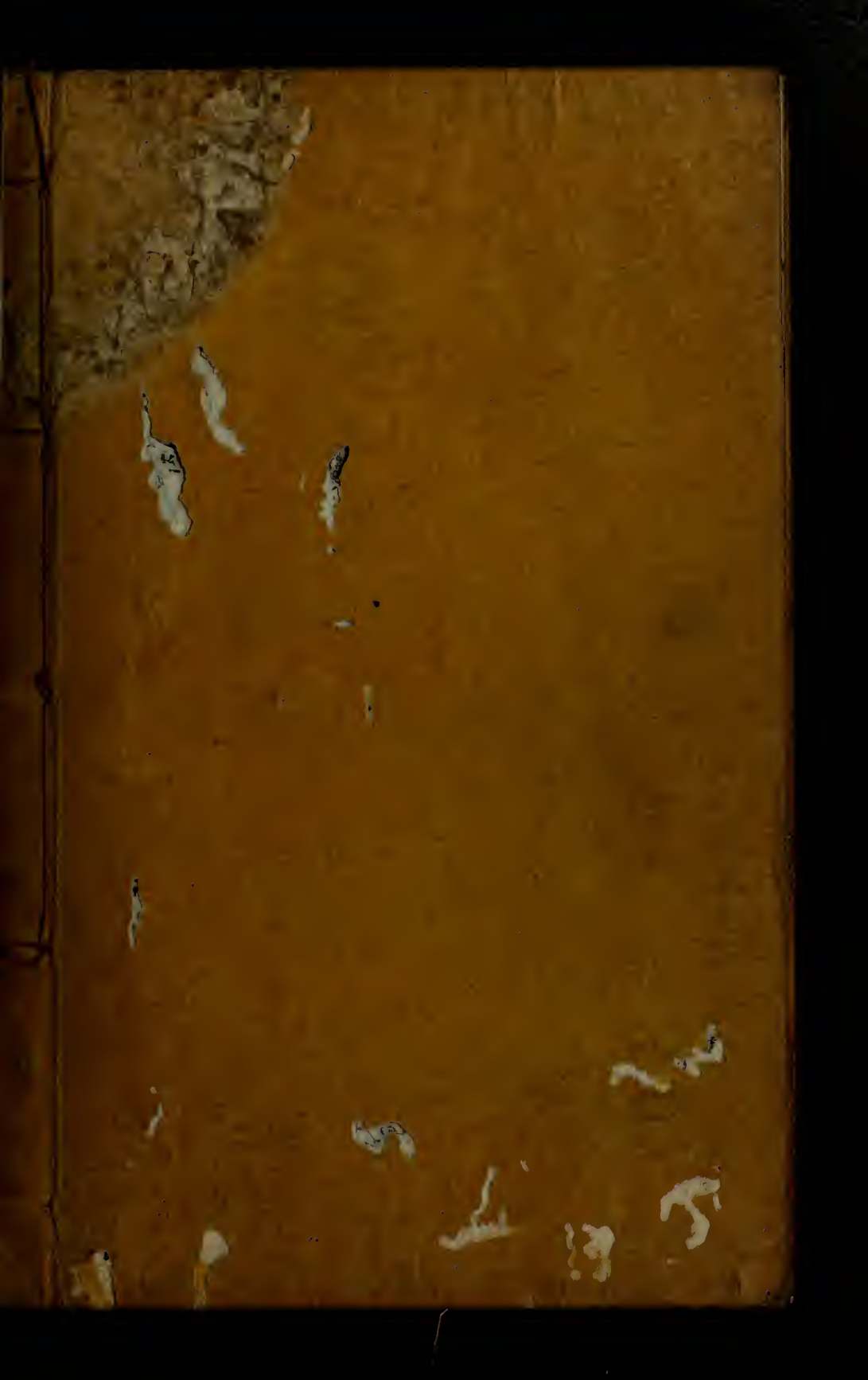
幸賜勘訂而即傳之如何○偶閱尊先集雜録編得所論格致說一如栗谷意未知平日見栗谷說而主之耶抑與之暗合耶格致說退溪屢改所見而終未安至栗谷大定矣此紙切勿示人恐惹大鬧也

先輩雖非有德行可尊者或以官或以年或以一時聲名略加尊稱何害朱子於秦檜罪之甚嚴而猶於說話稱秦丞相或稱秦會之此等處恐有低昂之權衡也況西坰嘗爲羣小所困累年沉滯此不無可觀者爾

累首相接處云云少時見舊近思録於上下條相接處縮其一字以空之 如字數每行二十則於相接之行別作二十一字何以寫二十

字而空一字蓋古人每事務簡省故於書册亦如此矣又嘗記先輩所論近思一本則於相接下條横行外加圈子以別之鄙意雖於五言相接處亦用古人近思例而不置二三字則板數頗爲縮約矣述病篇云云有删無改春秋之義然也永令言甚是如求完備則依永令言删去七篇九人等字而其下添後人分註以明其爲八首十一人之實似好以再選爲首初選爲續集或稱别集以後人所選稱拾遺而於續别拾遺下分註以明之似好

又庚戌五月

比來仕履珍未遠涕無已此一味病伏自知餘日無多未死之前至願煖溫舊書而精力已耗不從其志

悼歎奈何先集選呈其目録勘示如何第聞二哥言尊欲以詩賦序記等以類相從而分元集別集續集世俗文集固有如此者矣然非古法也鄙意欲依古法先以先大監手選詩文合爲元集然後以詩初選四册爲續集又其後以今日所選爲別集或拾遺使元集有詩賦序記等別集亦自有詩賦序記等如此然後并并不紊矣以故鄙意欲季周急先淨寫文集之已經手選者下選則屬之黄伯而其詩之初選及今日所選次第隨遇而屬之則事不煩而易成然後都合板本置之一處似宜矣已與二哥詳說幸商示如何